

隨書雜識

一

共十

96
4065
1



門外 4065 卷 1-10

梅山集之文庵李公為陶庵門下先進而文學靡終
并陶菴每有述厥與之高確竟以純術拜弘文提學
所編稿述百卷如朱子大全答題修論法類要解等
書亦有印於刻文者也

陶庵集答李原明(宜)書凡二十二篇 起于戊申

終于丙寅

陶菴(李) 壬午文解 丁亥重試 壬午 止

戊申

78
丙寅
英宗元年 正字
庚午 丙申 戊戌
二十八年

李濟遠事

李弘德論李應協禹景漢事

崇

門 9 冊 6
號 4065
卷 1-10

文庵雜識卷之一

司諫金尚耆上疏

東朝尊號事

均役首事

徐命彬趙榮國事

館錄事

李天輔書

元孫策立事

崔家禮事

溫幸事

嚴瑀事

尹鳳九事

李台重事

李台重事

鄭益河事

宋齊愈事

李晉吉事

李濟遠事

李弘德論李應協禹景漢事



10
20
天

柳修柳正源事

李瑄事

徐海潮論均役及趙載浩事

均廳爭論領相金在魯書

李昌儒論元景夏事

朴起采論均役上書

李存中事

李益輔論均役上書

李亮天事

結錢事

朴文秀上書

趙顯命論均役上書

金鼎九獄事

洪啓禧上疏

黃最彥論事

姜必慎上書

李渭輔事

李衡萬事

李箕鎮事

世孫策立事

曹命教李重祚事

三司合達

元景夏被譴事

文臣策問事

吳瓚事

李瑄事

尹得載蔡濟恭事

閔百祥事

朴文秀事

均廳定規

曹命采李萬恢事

吳瓚被竄事

李存中停放事

張澍事

李益輔復論均役事

李瑄事

南鶴老南恭良事

趙明鼎事

李顯重上書

李裕身事

賢嬪喪事
李弘穆事
李德海事
李運海事
灾異事

文庵雜識卷之一

司諫金尚者上疏

庚午二月二十五日

殿下之置大臣臺閣者專為輔躬繩愆之地而今殿下之無大臣臺閣者久矣大臣顧畏小官喋嘿一世之風聲氣習無復可言而殿下亦爵賞以維繫之威罰以呵叱之臣之所痛心者東宮代理之後殿下亦嘗見臺閣之面乎殿下既操大辟之權執用人之柄又揔軍國之事矣代理後凡殺人用人邊務則上自斷之其間豈無關政之可論而不許臺閣之爭執耳目既閉將何所視聽也哉伏見殿下之待臣僚殆近於奴詬豕叱之未聞有一人之直規備堂之任奉為恭聞機務而向來宗臣家上



書事體各異此則詢於禮官大臣可笑九重宰一時譴罷亦

涉過中洛川家上言時諸文臣朔試射時一小官之決棍非

關係於軍律而朝衣朝冠決棍禁庭威罰失平司諫李益普

十生進壯元之伏地此乃無前之駭舉而矜怒申晦既罷旋

拿既拿又竄處分轉激中以試官以為生進壯元不用古規

之榜放日生進壯元引嫌不入未乃入而伏地以諫長草

之疏亦歸營護大諫書命此後過舉雖大於此臺閣誰能繩

糾夫收拾避遠振振淹滯雖係美政而魏昌祖之擢拜銀臺

大近無漸魏承旨乃北人誠使魏可用則何不用之於平日

而一番激惱則朴銑為承旨已巳五月晦朴以衛將回激溜

一番激惱則昌祖為承旨每當激惱輒有中批之除此不為

勸懲之道而終有欠於頰笑之愛今日第一義惟在垂法後

昆而當代理祭政之初恐非身教之義云

均役首事已巳庚

已巳夏忠清監司洪啓禧請立游布之法以蠲良役之弊與

大臣趙顯命合議入對朝議不合啓禧赴任庚午春又上疏

請改立結布之法每田一結收布一疋罷良役且曰湖西一

路為結幾萬餘而良軍不滿萬是結布可以當軍布而有餘

乃良策也朝議又難其不可曰如是則民棄田不墾以避役

田廢失利矣遂不行既而啓禧連歸又與趙顯命甄意更法

戶判朴文秀請行戶錢六月知敦寧府事李宗城上疏言今
民有大戶多口而貧者有小戶寡口而富者據戶責錢貧而
大戶出錢多富而小戶出錢少是不均也今經用過百萬疋
而戶不過百萬雖逐戶而責一疋尚患不足而不可行也今
民戶出役煩重守令之日用雜費皆出於此今行戶錢則雜
費無出處勢將侵責於田結又不可行也且儒生以戶口與
常民同出戶布則悉詎失志何所不至又不可也又曰臣聞
廟議多在於結布然六道舊例除平安咸
鏡兩道不收布墾田之數庚戌年
為七十五萬結並計各樣免稅十一萬結則為八十六萬結
每結出布一疋為八十六萬疋而京外經費為一百萬疋則

布之不足已為十四萬疋矣亦不可行也右叅贊元景夏上
疏曰結錢之害甚於戶錢六道田結除諸番應項外收租實
結稔則七八十萬歛則五六十萬今罷良役二疋之役都懲
於結則一結錢當為四五百減良役一疋而半懲於結則一
結錢當為二三百蓋田結元納有稅米有大同米有三手糧
米有別收米有雉鷄柴炭之役當納者甚多而今又懲錢於
結則元納外別納折錢倍多或值凶年則甚難况加派乎宋
時設免役輸錢之法司馬光爭曰穀帛者民所耕桑可得錢
則縣官所鑄民不得自為也今惟錢是求民何從得之今百
物價賦由於錢匱而一歲經用殆二百餘萬懲責於民豈不

難乎京圻監司柳復明上疏曰欲行戶錢光明籍法為要今中外戶數一百七十萬而太中戶十僅其一據此收錢則經用不足結布則八路田結合為九十三萬餘結而除却諸番雜項則實田不過七十萬餘結田役固多而重以收錢則偏重不可行矣 仁廟朝以經費匱竭至請四結出布一疋而以傷農病民不得行況於今乎辛丑秋朝廷有結役講行之令臣以言官至請還寢一啓即允矣臣謂民役依闕西例二疋減為一疋其一疋未捧之數則除出冗費推移充數自可足矣戶判朴文秀上疏曰 肅廟朝一年經費小則三四萬兩多不過七八萬兩當乎中年亦如此矣十數年來一年之

用多或為二十三萬兩臣詳察文書則凡千內用自有祖宗常法遵而行之何嘗增加乎此不過從中消融為尾閘之洩耳若此不已國其堪乎聖上洞燭弊源先定內入之例復定國婚之例又定外司之例中間浮費之首累巨萬國家有賴可行百年而臣遭此橫逆未能了當臣實悲之 是時文秀與判尹趙載浩直宿備局議均役事相爭詰載浩俚辱文秀備局草記並罷兩人已而命出視事也 左恭贊權禎上書曰結布以大體言之三南一結所結并諸田稅及諸番雜役殆過三十餘斗未其他種責納不可勝數今又加懲結布則是為疊役不可行也且薄番瘠田人必不耕結數大縮納稅必減必至於逐年加懲民皆失業且貧民僅有卜束不滿

結者不可作布勢將使戶首或收錢或收米作布以納奸孽
萬端窮民受困尤不可行也大抵經費京外舊為六十萬四
千疋而今據五軍門保布為四十五萬六千五百四十三疋
京各司保布四萬六千一百十六疋此則皆二疋之役賦價
半疋又在其外此為良役中最重者也諸道經費則嶺南監
兵營所用四萬三千十二疋湖南監兵水營所用四萬六千
二百七疋湖西監兵水營所用一萬五千九百五十二疋圻
道所用三千六百六十四疋海西所用二萬二千二百十四
疋而其中或有一疋之役或無賦價者此則良役之稍歇者
也合而計之則京外一年經費為六十三萬三千七百八疋

比舊經費已加數萬疋

壬戌良役厘正
前已加此數

今欲變通則沿海魚

鹽各道銀錢之稅及各道還上之多儲者可以推移而姑先
以二疋減作一疋京軍門京各司經費之不足者以錢代布
而用之其數為五十萬二千六百五十九兩此則魚鹽銀錢
之稅足以當之且就諸道營門論其經費之不足者則六萬
三百十四疋折錢二兩則當為十二萬六百二十八兩此則
以養田之術當之養田者使各道營門每就民田收賭地以
作軍需而買田之錢則出各道還上之多儲者以用之好矣
臣按關西還穀一百五十四萬餘石嶺南二百萬餘石於此
兩處各割五十萬石作錢買田好矣蓋我國兵制初有五衛

壬辰後廢為軍門白地衣食害及良民謂收惟禁御兩兵輪
番上下合於丘乘之制故雖布保人之徵布而使其戶首自
捧則其弊稍間於他保矣惟都監保米五千餘石保布七萬
餘疋皆出於白地而都監初設時規模未成故權借三手糧
於三南田結之中因以不改今若以山澤之稅養田之法推
移行之則當有其效矣且宣廟末年王子翁主相繼出閭喪
亂之餘有賜田而未滿結數者先受空帖以魚鹽稅姑為分
給以準實數此為一時權宜之道當時識者慮為後禁今則
宮家受田既滿而疊受海稅又甚無 宮家收稅之外有地
方官稅有立案基主稅有京衙門所屬稅有監水營所納稅

一漁父疊納五六稅今若盡罷而只納軍需之稅則民必樂
從矣又大典曰賜田者代盡則屬公賜牌而不言傳之永世
者身沒後亦屬公今則此法不行將致蹙國百里之患宜去
此弊而收其稅以補國用可也然邸下亦須躬行節儉以為
身教之地幸甚元景夏又上書曰臣聞戶錢之法將行請言
其弊昔相臣金錫胄主戶布之論欲先試於關西廷臣巷民
皆曰不可爾廟斷然罷之其時議者有曰戶布多出於表世
至於勝國未而極故 太宗大王亦嘗以為不可故相南九
萬以戶布必將生出大變而不可行今厲疫物故殆十數萬
而漏戶之搜虛戶之覈大中小殘獨之匹數尤難得實况蘊

軾曰青苗免役責錢於民百物皆賤惟錢最貴臣竊計戶錢
數額五十四萬有餘從前民間以未布錢聽便許納尚難收
捧况一朝以純錢五十四萬責於窮民其可得乎戶徵之規
無問男女兇弱以口多寡成戶曰大曰中曰小隨戶索民其
弊甚於良役良役則只括男丁而此則并及於女隣徼族徼
無異於良役欲揀一弊又生一弊其可成乎國朝良役之法
蓋借租庸調之制有身則有役不役則收庸法非不美而其
弊如此唯在明察之官慈惠之師使之以和誨之以忠不俟
變法國裕民寬矣七月初三日 上御弘化門召百官民人
詢戶結布利害皆不願之於是頌相趙顯明請立經濟司勾

管均務罷禁衛御營兵取圻邑壯健一萬兵分半隸兩營輪
番輦下其兩營舊制上番各一萬兵及資保各二萬餘人停
其番而收其布以支用又罷各鎮堡不緊者又罷諸道監司
率養之法收其財穀歸之經濟司又收諸道魚鹽之利又取
各色還穀限五十萬石別為糴糶取其贏餘又取經理聽財
穀又取宣惠廳稅作木忠勲府忠翊衛布惠廳甲冑米充用
又令各色校生落講者罰布一匹充用 上復御明政殿下
教曰戶納布俱有民弊今則減一匹除諸道監司率養之規
亦滿則並一二周年以守禦使兼廣州留守除春率限二周
年府尹改為經歷兼從事官以揔戎使兼京圻兵馬節度使

而本廳在蕩春倉無不滿之事京圻監兵使在京一也不過
標下軍依前下教以蕩春居民差定惠民署亦為厘正儲置
米祥定米可補減凡之代者磨鍊以稟七月又命減大殿膳
米二百石中殿百石世子宮亦減膳丁丑冬復監司春率已
卯秋復府尹罷留守

館錄事庚午八月

副校理金文行金陽澤行館錄李頤晚之孫命杰叅錄頤晚
即南人已也禍發文谷金公按律啓者金文行等漫然叅圈
外議朋興以為不顧祖忌乃各上書自陳其失又司諫俞彥
述上書曰九月一日臣聞日前館錄時公坐中有舉臣名而為言
者則副學趙明履以為臣家兩世三人出於己卯科獄之招

文案見在而苟有同聲疵毀者謂金善行人家先世事明履何以

的知而發言於稠廣中若是容易耶臣之地望不如人風采
才學不如人苟欲沮其進道何患無辭而乃辱父祖以累子
孫耶其意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深錮永棄耶臣亡父復基季
父宅基嘗被人誣告入於己卯獄得以白脫蓋己卯獄即其
時增廣大科會試之獄也肅宗朝李聖輝等獄臣父兄弟初不叅於初
試則所謂魚網之鴻罹也憲吏閱時俊者即臣祖命一舊僮
臣父兄弟惡其奸毒回事重杖而逐之及當科獄時俊以換
封用奸之人累受刑杖臨死亂招以為不但今科丙子小科
亦有此事誣引臣父兄弟及他兩三人臣父兄弟不免置對

而白脫其時獄官欲請臣父等停舉右相李世白以為既白
脫不可停舉而置之其後臣父閉門自廢且臣祖父已死於
庚午而已登辛酉之科豈有入於己卯獄之理乎明履不詳
本事有此誣辱云云趙明履上書以為彥述臣所親熟者日
前與校理金陽澤金文行修撰金善行有論彥述者而乃親
舊間私談耳公會之中初不出名况兩世三人等說元不出
於臣口不知彥述聞於何人金善行亦上書發明如明履也
元孫策立事

庚午八月二十七日懿昭世孫誕降命考出謄錄

仁祖己丑
策顯宗為

世孫大提學趙綱為領教文以李以存林崎為講書院兼翊
善沈之漢洪命夏為兼贊讀禮書啓以壬辰以前講官於王

世子以小人自補其後補臣仍成規例今世孫前亦以小人
自補為宜上從之又領議政金自熙左議政李景奭右議政
鄭太和以為世子既補卹下
世孫定以閣下為宜從之置講書院官屬一如舊例壬申

春世孫卒以成人喪治之葬鞍峴下謚曰懿昭

溫幸事

庚午九月十二日 上以痒症幸溫泉試浴下教城外方御
供自京所捧每三日下送支用禁朝臣私饋遺駕過諸邑但
塗藉無丹青本道科舉隨駕將校試才並回駕前親行從駕
軍士從畧稟定留一月乃還 上在溫宮司甕院提調元景
夏御供自京來者有腐傷之慮宜令本道進供以申民情
上不許曰貽弊於民不可左相金若魯曰民以駕至為幸不

可以貽弊為言景夏曰臣民道理不可全廢永保亭生顛之屬宜令支供 上又不許若魯請以官米質雉鮮於市 上曰市脯不食人君豈可質食乎景夏等屢請之且曰聖上恤民如此徒使民習漸頑耳 上問尹鳳九對曰文王視民如傷愛之至矣何至民頑乎 上曰是也

尹鳳九事

上在溫宮都承旨趙明履請召見進善尹鳳九 上遣史官召之鳳九上疏曰帶官不敢入命解其官召入問何不仕對曰臣自少本為祿仕為舉子業赴守令意外即被爵名萬不近似不敢出耳 上曰進善閑居講學已久願聞好語對曰

臣師權尚夏進對於 肅廟以精一心法誠正工夫仰陳之又以朱子直字之訓敷陳聖賢之學無過於此矣又曰文正公宋時烈臨沒謂權曰學問以朱子為法事業以 孝廟所欲為之事為主此亦先師所勉於先朝者臣亦以是獻於殿下也 上仍縷縷教以上京輔東宮尹辭謝曰聖教至此臣不敢以不得上去之意仰達矣 上曰今得許可奇尹出後左相金若魯曰尹是堂下官遣史官召之恩禮太過矣右相鄭羽良亦曰過矣明日都承旨趙明履曰韓元震以老病不能祇迎亦召之如何左相曰宋明欽宋能相亦下諭宜矣右相曰沈鎭亦在迓處云矣 上曰韓亦權門人乎明履曰然

上問其居曰洪州矣 上以為視尹居稍遠而不召之宋能
相上疏不進 上還時召見沈鎰於道中是時命致祭於宋
權兩賢並及尹極尹鳳九上疏曰頃日致祭之命混及於故
相臣尹極未知今此之舉以儒賢故耶名義之所不容則不
可以儒賢待也以相臣故耶先王之所罪削則不可以相臣
待也今日行幸實遵先王故事而先王之所嘗斥者雖不能
顯示懲討之嚴乃反偏蒙致祭之恩竊為殿下惜此舉也臣
先正臣宋時烈私淑人也先正之道渾清破敗無復可言則
以尹和靖程氏徒就斥之義敢請擴退之恩焉荅曰此一節
予非質問於爾矣 三月一日明日 上曰回駕時必有奇恠事矣

又曰必以儒疏起頭而次二生事矣丙申斯夫之戰將出矣
同副承旨黃景源曰意外以尹某事聖心不安深切悶矣日
昨有入侍諸臣勸尹上疏之教趙明履與尹相熟臣亦相好
之間而臣則待罪近密其所處義與他有別來此以後未有
出外之事尹之疏事何以知之而聖教不安不任惶悚 上
曰尹若有其心何不入侍時有言耶予恐將有丙申奇恠光
景矣尹若只此而止則何妨但將有儒戰矣 出建說

李台重事

李台重自珍島解歸九月來迎於溫宮 上使之留在遂拜
試官台重出而應命乃除兵曹叅知不肅謝 上命記過及

還至稷山命拿入 上曰予已老汝亦老何時可得任用耶
予下師律之教而期會不進何也此乃軍門可隨駕入京陳
章亦未晚矣右相鄭羽良曰渠自玆島上來祇迎以呈身媒
榮為嫌而自此後渠亦奔走供仕為言矣 上乃改授五衛
將使之隨駕台重出而將肅拜左右相曰叅知肅拜可笑衛
將隨駕有損國體渠何敢不肅拜叅知乎 上從之台重遂
謝叅知之命道拜承旨謝恩入京不出上疏辭迎勅時 上
命隨世子乃出行公復拜南伯上疏引舊日所隨尾言今時
狼狽扶世子例批

宋齊愈事

延豐縣監宋齊愈罷殘不似官人温幸時與公州判官金由
行對設依幕由行醉見其不為起居問何人下吏曰延豐座
首也金怒令吏捉來醉曳之既而覺之宋亦怒辱之且曰吾
以汝為堂上官而就捉身人皆笑之宋以此辭狀監司以聞
之削其職金亦繫獄削職

李濟遠事

九月初大司諫李濟遠上書請壬寅按獄人論罪其後掌令
任師夏上書更申之東宮批以無端起鬧師夏引避爭之曰
誣獄反案之後宜有案獄人論罪之舉而今以起鬧為答甚
非聽納之道是時元孫誕生大赦承旨魚錫胤達曰歲杪中

黃翼再宋重弘姜世胤尹寔睦夫顯申正模黃沉黃再徵李
聖至黃澤斌炯韓桓趙德鄰許錡李時熙金聖澤李觀厚李
顯弼李直頤宋翼輝等皆名出進招罪闕宗社或倡凶言干
犯至重當此大慶政宜益嚴隄防網維有所懲畏不可遽施
廣蕩之典請還杖黃翼再二十一人給牒之令世子荅以奉
大朝下教矣是時右副承旨曹命采不叅其達濟遠又上書
曰歲杪之下罪干惡逆者一併蕩滌即伏見大朝回味司覆
逆有命反汗而其日承宣之直救也一院伴直者不肯同叅
顯示愛惜之意如是而可謂盡其分乎大朝苦心在於去黨
而黨習之痼乃至於此不勝駭嘆也命采上書自忤既而

上命師夏濟遠罷職王堂金致仁劄請不從戶判金尚星北
伯李喆輔各以其父之為壬寅獄官尚星父時煥上書辭職
但曰危怖而不敢言獄事之實虛俱承例批

東朝尊躰事

庚午十月五日西平君撓等上書以 大妃壽過七旬母臨
五紀德化茂盛 莊烈大妃稱慶有舊例今大妃雖撫謙不
居而應行邦典不可暫緩又言大朝廣皇壇均民役宜并進
徽稱 上代東宮荅曰人子以親心為心慈聖之心即予心
雖予誠淺初何待請况一件事雖夢中聞之必將掩耳而不
聽元良何敢進於予予諸宗非愛我即苦我也心切慨然其

書給之正言李翼元上疏曰近來耳目之官論思之臣喑阿
成習諛說為事 上躬闕久初無直輔之意朝臣過惡置之
相忘之域以免罪為長策保位為得計至於格心之大人全
無振肅奮厲之政殆近趨走承順之恭百度廢壞相道隳絕
減匹之政恬嬉玩愒迄未了當且宗臣之上書也殿下唯以
順志為孝不無國朝之典禮而亦不欲援而行之至其下段
事則撓謙之德讓而不居有光簡策無學識之諸宗固無足
恠而前後大臣之登對亦無一言為殿下贊成謙光顯斥陋
習臣切慨然十日十日大司諫宋徵啓疏曰兵者聖人所不得
已用者師律則係三軍之耳目尤不可不慎也殿下一番動

駕輒用棍罰扈蹕之臣舉懷惴惴金吾

禁府都事
中大規

銓郎

金朝
潤

之屬何關於師中之減否而衣朝衣而粹曳於旗鼓之間至
於蟻虱譯舌之微亦親臨而棍之朝士之不仕者李台或以
軍律而費之大將之離營者則乍為簿罷而仍之殿下之於
師律豈不輕重失當而何以服羣下之心哉不但此也君道
日亢臣節日淪或有一言半辭小拂聖志則或過自貶損或
顯加誚責且不平之色未安之教輒先事而逆折之故大小
局促莫敢啓口是豈朝廷無闕事而然哉莫非殿下不樂聞
駁議之故耳殿下每於遇災之初輒下懍惕之教敬畏之心
溢於絲綸而畢竟敵為不過減膳等事應文備數而已元無

大警動天奮發之舉至於良役減匹嘗見戶判朴文秀之疏
則 肅廟朝一年經費不及十萬兩而今則殆過二十餘萬
未知費用耗於何處而若是之多耶列朝公翁主第宅不過
千金今則不下於二三千增買隣舍以廣之由是閭巷之
間奢侈日盛殊非殿下平日節儉之本意且今朝廷之上媚
悅成風朴直無聞君言一出專以承順為事或笑或泣全沒
肅敬之儀此何朝體臺閣之以言獲罪廢棄者前後相望當
此睚眦必報之世雖獎諛而使之言人皆畏縮而緘口況且
君上厭聞而譴斥之朝廷仇視而擠陷之誰能不愛其身出
氣盡言而上而見忤君父下而結怨舊故也是故雖官師之

相規絕不聞言豈朝廷之福哉十月十九日 上下教曰愛

日之心貴賤同焉宗臣所謂東朝事舉朝之心宜同予則以

養志為重不敢請也事體莫重不無前例等說渠何敢肆然

章奏乎宗臣之下款語謂當守尊神事可謂待我不厚此則嚴辭拒

之臺臣雖斥是也而諸宗有崇品宗臣無學識等說何不相

敬若比其章給之謂臺章二十日教曰不吝給章則臺臣李翼

元宜引嫌而何敢偃卧其家乎放恣無嚴連差宋徵啓並罷

之頌相趙顯命劄曰昨夜雷電又作矣必有危亡迫在朝夕

而未聞殿下有殷湯六事之責但聞數三宗臣連進媚悅之

言將欲張皇震輝於上帝赫怒之下而三司之臣幸有李翼

元一人之言斥宗臣之請尊神而乃反激惱至有許多嚴教宋徽啓之疏言：忠直節：慷慨而亦未蒙納殿下所以應天弭災之術者如此上天所以警告者安得不如此也今年大疫死亡殆過數十萬此何等時而宗臣所以導殿下如此宗臣獨不畏天乎宗臣不敬殿下甚矣而反以臺臣之不敬宗臣為教不亦異乎請首唱宗臣譴罷翼元徵啓之疏還入賜批並叔其前後下教及唱差之命 上答曰卿之恒痛即一快字予雖衰此等義理已知之其所痛亦何待卿言而所重在馬故也年雖老筆則少不思所重一筆快馬年少無嚴之輩何足深非為卿惜之遂命停望前後次對已也東宮聽政後每月六次對皆指東宮

仍屏臣力請乃命一月左相金若魯右相鄭羽良入對請還兩次對入侍今侍之叔不許羽良曰以宋李兩臺臣疏激惱而不必然矣 上曰不無典禮之說深何敢陳之乎是為名而然耳太后母臨五十年為其子不能盡職可乎無學識之言何敢為之人臣之言豈敢如此頌相亦好名矣既不盡誠於太后豈有生世之樂乎不無典禮之說思之痛心而大臣欲右袒矣明日都承旨趙明履請還叔次對停罷之命 上不許且曰李翼元極為非矣頌相以直臣贊之五倫廢矣於是顯命待命金吾命勿待命遂屏出城外於是左右相請對及藥房入諗連數日皆不許曰欲陳孝弟之道而來耶若舉行下教則可以召見

矣大臣再啓請入對亦不許二十明日諸宰二品以上詣廣
廳啓辭請還叔罷對之命 上手書答之以為予方衰莫若
靜養而於我所請謂尊雖夢中欲走而聖母臨御五十年豈
有前例而彼翼元以今日臣子乃以不無前例四字特書於
章奏牙白首股肱右袒釣名不顧所重納履而去抑何心哉
臨書欲涕文不盡意遂下教連領相之職以嚴倫綱李翼元
永利仕板於是左右相及二品以上詣閣請對承旨亦請對
不許金頌府在魯上劄亦不聽又傳教曰領相顯命於慈聖
無愛日之誠故營護翼元如此又曰翼元雖不能如盍寬饒
之自剄而以名臣在於牖下牙大臣泥首金吾可也而若如

無道之君納履而去可乎於是西平君撓等上書以為人言
浪藉以媚悅不敬見詆請伏重劾得例批明日三十左右相

上劄請領相仍任 上答以其思太后趙待命楊州徵命勿

待命也明日政院王堂都承旨趙明履賓廳二品以上請對

又不許明日始許入侍左相曰臺臣之疏不成說臣亦切痛

上曰予而有此教侮謾慈聖之心予實痛心大臣非有母牙

無五倫而為大臣牙十一月一日兼羣臣請還叔罷次對之

命洪啓禧曰外議將廷請云矣 上曰朴聖源以予入耆社

為言欲釣名矣遂不許且不進水刺明日羣臣又請對不許

左叅贊元景夏上劄引皇朝神宗萬曆十年皇子生加進太

后尊稱事以為今年元孫誕生之慶與之相符宜上太妃尊
稱 上荅曰所引古事可謂盛事母臨五十年國朝所罕其
所泯嘿者養其志也不敢以請年於是召羣臣入見下書曰
彼不諒之臣若欲加名於我則予將何顏歸拜陟降此則予
心已定彼諸宗臣雖不諒而所重在矣何如此葛藤乎此後
葛藤之章政院勿捧仍寢次對停罷之命又下教諭趙顯命
曰人非堯舜予安得每事盡善卿之病痛及丹心予知之熟
矣勿待命城外仍召入來趙自州獄進至 洪啓禧曰頌相出
城時欲見臣故臣就見則意思愀然仍曰均從聽減匹之事
不得收殺而去心甚歉然 上曰五十年母臨希矣但慈聖

不居故予不敢請而八字之拒豈終拒耶左相曰自上直為
下教尊稱宜矣 上曰予何難矣元景夏又引皇朝事以贊
上身右相曰景夏疏引神宗皇子事而神宗政亂不足法也
景夏怒曰羽良不合於臣劄之意故如是耳 上曰何辭之
過耶右相曰景夏一日兩劄性急所致矣景夏初上劄引神宗再劄又引神宗
事以為臣欲揄揚 景夏曰臣知右相之心矣 上曰景夏於
殿下之達孝也 國事有誠心矣後數日景夏留疏出郊以為出言行事見疑
於人君子恥之時羽良等以景夏疏有乘時規進之意故其
言如此 上從台令入城隨顯命累召不入十二月五日
上曰左相言下教依丙寅例歲首率百官陳賀東朝而正朝

進賀禮權停謂大朝受賀辛未正月左相及諸宰請大妃尊稱
事以其八宮滿五十年且回去冬宗臣疏請而欲遂之也許之後十餘日下教以為自
內得請宜如法舉行遂以左相為提調領都監事召弘學元
景夏議定尊稱二月三日上御宣政殿上箋陳賀二十七
日上尊稱

徐命彬趙營國事

上幸溫宮後所經地諸相臣墓賜祭禮判徐命彬以孝光佐
墓草記請祭承旨南泰者捧入草記修撰尹學東上書曰徵
討未行公議方苑而賜祭之請有駭物情向者諸相臣之致
祭也初不混及豈非以其關係至重而今者該書肆然草記

有若循例舉行者事之無嚴莫比為甚味司之遽然捧入亦
甚可駭若此不已義理漸晦此非細憂亟寢賜祭之命當該
禮官及承旨并施譴罰也十一月念間書入十餘日上特教以
為大臣有職名則循例舉行事理當然元良初政敢售此習
其書給之命彬乃上書曰臣依本道文移循例啓下而人言
如此然則莫重恩典其將無端不行耶此等事臣所未曉二十
日二京圻監司柳復明上書曰向者振威縣林鳴以孝光佐
墓在本縣報來而此則臣既叅其合啓關係甚重公議方嚴
故果為作退其後聞自本縣直報禮曹禮堂移閱於臣營探
問故臣以無可探問還答今命彬之書有若緣臣文移而草

記者然非也是時吏叅趙榮國以金始煒副擬持平校理金
善行上書曰始煒自有負犯以來雖卽署之微前後銓官初
不檢擬始煒嘗停先佐可見其隄防難壞懲討莫嚴而今乃
乘其獨政卒擬於臺閣清望宜重推之以懲後習世子許之
榮國上書曰始煒見枳時論已至三年而猶且持之不巳必
欲永錮於聖世已非美事故臣於入銓之日豈無踈通牽復
之意而彌綸之苦心或恐同歸於黨議務勝之套姑且屈意
遲回頃者大朝下詢始煒之用捨責臣以無剛腸臣以收檢
之意仰對臣既質言於君父尚且顧憚時議不能將順恢蕩
之聖意則罪當如何始煒年前亦嘗見擬於三司之望已也

議李天
輔獨政

其時未聞有嘖言今若是驚咤何哉所可恨者咫尺
前席親承聖教而終不得體行莫非臣罪也世子例批榮國
坐此事不敢行公因免去十二月二十日修撰李重祚上書
曰我大朝苦心至意惟在於調劑寅協而朝廷之上風習日
乖擯擊猶前大臣賜祭既出特典則依此例草記不過常事
而謹罷之請誠出意外金始煒之三年見枳可謂已甚則銓
家之今始注擬失之太晚而瑕摘之言專非公心而戈戟潛
張機穿密布朝除一人暮去一人國事潰裂無復餘地且三
朝禮遇之賢慘被誣讎而子孫辨理之書直為退却尹拯賜
祭尹鳳
凡上疏爭之尹家遂不請祭其孫東俊為大司
諫上書自稱卞誣前後諸承旨皆不納之焉一時申飭之

教初不設禁而臺閣陳戒之章乃煩微稟臺官朴師詢李萬

黃景源謂有大朝禁入若此不已則將見人理泯絕謹言阻

塞非細憂也當該承旨謹責可也 上命還給其書修撰李

惟秀上書曰自近以來其所辨誣討賊只有合辭一事而小

有利害便為 但教孫升本者有之指李天輔媚盜撤藩者

有之不嚴隄防啓其覬覦之意已先示弱反受荷杖之侮致

使護進之章倡於風憲之長李宗城以師隱卒之典混於該

曹之達徐命彬營護之計又出於論思之地臣切痛之伏願

卹下申飭三司亟舉前日已發之論前後合辭立異與停論

如俞健基徐志修曹允濟趙鎮世李永祚金始煒及李宗城

鄭純儉李重祚輩並施屏裔之典且重祚所謂三朝禮遇者

何其矯誣先朝欺蔽卹下太甚也丙申處分：明卞是非嚴

加罪卞者亦可謂之禮遇也校理金致仁亦上書論榮國重

祚狀 世子答以無端起鬧並還給其書吏判李天輔上書

自卞曰惟秀書曰教孫升本者有之臣在三銓時停論之臺

官不幸出於臣政即金始煒及彼臺官初見枳於世前後銓

官無不檢擬其為孫與不為孫臣獨何以預知而以是為臣

之罪則恐或太甚然顧今人心陷溺背馳名義之論肆行無

忌如向之數臺臣者又安知不出於臣政而臣之愈深則莫

如早自免退也例批答之明日即出行政明年二月吏參曹



王堂除趙鎮世洪州牧
王堂金致仁駁曹遵之

李天輔書

庚午十二月吏判金尚魯因其兄左相若魯辭免許之 上
曰新吏判予有屬意者大臣曹有所薦金在魯故予擢用於
補外時矣右相鄭羽良曰殿下得人矣於是李天輔為吏
判天輔上書曰用人之道不過公之一字所謂公者無論彼
此色目無適莫無畛域唯才是用而已臣若強存適莫設為
畛域不付我聖上付托之重則臣之罪大矣然無適莫之中
未嘗無義理無畛域之中未嘗無是非嗚然壞其隄防從而
謂之曰公則臣不忍為此二者之中豈無不偏不倚真箇建

極之田地而非臣所能者若不量時勢不度已分冒沒出
膺則必至於辜聖恩悖國事也例批出仕十二月十日

崔家禮事

崔壽基者 上之外從私親年六十無妻而死其從弟有問
禮於宗廟守僕金處安者處安奉以昏更涉習禮節多於士
夫家贊相冠昏及為守僕妄論廟中儀物之不中者自提調
以下莫能難之 上每至廟羣臣請召問處安以廟中諸禮
由是得徹聞於 上處安與叅判洪啓禧相善至是乃以崔
家禮訪於洪二答以為壽基既無妻而死不可立後宜立其
弟以奉祖祀祖即贈贊成某處安歸而語崔其後 上問羣

臣以崔家事洪曰臣因處安而知之先正臣全集家亦用兄
亡弟及之禮矣 上命依此法立後尋拜洪為兵判庚午十
二月
其後洪二月中又言於 上曰崔某方為邊將即代壽
基者地遠
不能奉家廟以行宜遷之內職 上許之

嚴瑀事

庚午七月臺官沈繡上書發海伯嚴瑀職事 上命新監司
鄭亨復按查之鄭不欲當乃引交承之義不可查遂許本道
守令查之繡又上書言十一瑀職難掩故亨復不欲發之有
此辭免且守令安能窮查上司吏屬府庫之籍乎宜別遣御
史查之曰奈列瑀之原情中辭說瑀先以此
連獄原情而辨核之其職

浪藉命不問

李台重事

台重為全羅監司辭書歷叙平生之事以為時政君德多可
言而臣未敢言者多矣以是不敢仕於朝今何以出蒞大藩
乎又畧引溫宮戍入事以為難進之端又引疾不可赴任左
相金若魯請於上拿處之久而出獄終不赴 上曰台重必
不赴矣其不赴何故承旨黃景源曰聞有疾不能出不敢直
言且為
此乃命削職

鄭益河事

辛未二月一日修撰朴相德上書曰朝臣擢用尤宜難慎鄭

蓋河之寔然褒擢大乖物情左相金若魯薦之蓋河以名祖

之孫松江後薄有才具而累典州藩專事肥已所經京司因不

招詢再入牢狴國言喧藉法網不密輒能掉脫此為大幸今

茲之擢其亦何名宜亟改正也世子荅曰所陳過矣蓋河初為

志州牧以職為李裕負所彈入獄得脫左相金若魯上劄曰

重臣薦升聖鑑在上非臣私舉况臣與相德連姻相親而其

言如此時議之不相容尤可灼見念臣無鎮物之望救時之

術甘苦未調戈戟忽起寅協已矣潰裂可憂虛負托重之聖

意莫保建極之至治明日相德又上書曰蓋河回譎不正貪

鄙無狀國人所共知蓋河上書曰相德之書不過掇拾向來

人虛誑之語耳臣今白首之年豈忍與亡友稚孫費辭多卜

相德祖叅判師正而一書再書醜辱有加若非血讐骨惡必不如是

此豈相德之本心哉持平李晉吉又上書八月右相德而譏

左相見下蓋河又上書自引去相德之書或趙判書觀樹尹

朴將上書也袖草示尹二曰何至此耶朴曰吾所知鄭之不

善欲論之久矣鄭以喪人夜候吾祖請其子櫛之科事吾祖

惡而責遠之及櫛將死鄭對客談笑又妻死方欵便圍棋為

孫吾祖豈與渠友乎且吾書所論多

論及左相處為與連姻而削之耳

李晉吉事

持平李晉吉上書曰悖論肆行王章不申指合辭杼輒俱空

民憂莫紓貪冒成風私意橫流臺閣耳目之寄而未聞謹直

之聲廟堂具瞻之地而便作闕閤之場京牙夏趙載浩辱大

小援引州邊差擬不出大臣之姻親族黨指吏判李天輔兵

意而為此至若邦伯之薦選請別叙左相請韓正卿之重無

見下文緣升擢鄭蓋駁正之論幸發於論思之列而戈戟之斥左相

見上提舉之擬相德書入未批若其明日李何其不有三司

公議也二月八日左相金若魯對劄曰一自京尹之薦猜怒交深

李晉吉書踵發大小援引州邊姻族等說一射并中旨意深

惜噫正卿升擬之為臣罪固知有所由來意指尹汲也黃景

河皆以久次當升而左相既薦鄭上問又有他人方伯叙

薦亦有如京尹之可怒者耶臣既不能董率振刷以挽世道

又不能調娛方便以副衆望朝象潰裂戈戟日尋前劄所言

只出慨世訟尤之意而一言妄觸又添一罪時議之轉激可

見臣今不遜則捺地成詬辱之場朝著無寧靖之日吏判李

天輔上書晉吉之書抄逼臣負光州牧俞對涇源守金範魯

即大臣之姻親遠族而其人可用故擬差耳提調之望尤不

滿一笑重臣雖被劾而政官則自有政官之政例以此為罪

何其太甚臣不深卞也兵判洪蔭禧上書曰臺書中邊擬一

語逼着臣身不可以循例偶檢自解也邊擬即金鍾於是晉

吉引避語侵若魯若魯再劄自卞曰京尹之擢在臣何罪方

伯之薦在臣何羞而操持不已抑何故耶臣以公薦舉社稷

競絕干托獲罪時護如此十四日執義柳審處置晉吉出仕晉
吉再避曰雄州邊地盡歸族姐之武蔭陞擢藩擬迭舉親第
之兩查駁正之堂書才發提舉之題目旋出臣之規論唯在
於一政三窠不歸他人彈章才入檢擬太遽而已大臣前後
之劄銓堂自下之章不思改勉深懷不平有若許多州邊偶
除三窠而臣摘論其姻親又若強說提舉之望出於濫擬者
然自多其信心公舉必欲務勝而後已今日耳目之官不敢
議廟堂之失然後方可謂之公平牙兵判洪啓禧上書曰臺
臣所謂三窠之一即釜山僉使金鍾萬而大臣遠族也臺臣
以臣為受囑歎承望歎臣之檢擬政例則然以此見疑實為

士大夫羞恥也二月二日上命傳諭左相令出視事晉吉及審

連差晉吉既論金鄭其後李天輔召而謂曰如君輩亦自出

乎晉吉曰侍從乃國之侍從也豈公之侍從乎吾聞宰相惡
言者則其陰中以禍有之未聞台而辱之如公者乃起出柳
審處置晉吉置之文科天輔召而辱之
柳曰吾為人而欺而為此耳人皆駭笑

李弘德論李應協禹景漢事

二月十一日正言李弘德達曰前大司諫李應協本以狂悖
之性且多貪饕之慾行已處事無不鄙瑣處家而隣里皆思
移避居官而吏昏如逢亂離市民匠手皆被侵害其他可羞
可惡之舉不可彈記曾在喉司至逢院隸之面辱而恬然蹲
居不知自處近日托以廊底不淨強傲李姓中人家其早飯

與兩騎之喂飼一并徵索於主人小不稱意此責備至疲殘
閩人殆不支當：此禁令至嚴之日乃敢偃於奪入肆意侵
暴如此之人決不可置之下大夫之列請削去仕板左通禮
禹景漢地處卑微分館之初欺蔽一世猥屬國子前後踐歷
同非過濫官方失宜同列為羞請亟令汰去禹本燕孽成
夢良之婿
事過矣禹事依違

柳修柳正源事

掌令朴坪上書曰曾筵勸講責任為重而官方淆雜多不擇
人新通人柳修素之人望且茂學識濳擬清選請改正答依
施二月十三日柳以經工登
第吏判李天輔擬於說書持平徐潮海上書曰柳正源

雖有文藝之稱未經臺職地望未著濫叨極選請改正之答

依施柳本南人其祖泰於牛粟出享號
大臣鄭羽良金若魯於於堂錄

徐海潮論均役及趙載浩事

海潮上書曰減匹之令甚盛舉也然孔子論治國以節用為
先大學論得民以發財為本臣以為不務節用以裕民為思
鳩財而足國則雖曰均役而恐非活國之道也均役既括監
司守令之財
以充用又分遣李瑋等
括諸道魚鹽及舟稅今除西藩重臣地處何如陞擢之後
不欲遽然承膺積事違命恬雅之操熟不欽艷而今之辭內
居外或近圖便西關最稱華腴決非恬靜雅飭之人欣然樂
赴之地况其辭書亦既感稱此義且向日臺書雖不指斥重

臣亦豈不為難安之端而突然肅命處義即當宜連其任俾

得辭受之義

趙以已巳冬以左相金若魯薦升判書趙與元景夏相忤不肯報出其後身朴文秀於朝堂自

知物議不容有除不拜至是若魯又薦為西伯趙乃出謝將赴任海潮以峻小惡之佯為好言以譏沮之忠清都

事李宗延向來湖邑進賊君弼肆然書之於文書中為世所

棄久積仕路今茲外臺之除物情俱駭請罷職宗延戊申亂時書密豐君

坦之君弼今番李天輔擬望得除答趙事過矣二月十日五日明日又引避吏判李

天輔上書曰李昌儒徐海潮之書其中所論三人即鄭極即金陽澤之

舅以老而無聞被駭又李德楠以中人責文被駭皆臣舉擬而二人則筵臣已為陳

白實狀李宗延則向來所坐不過無情之事十年廢積足當

其罪其檢擬非自臣始也左相金若魯劄曰憲避又出情地

危蹙身名困辱不啻數丈加矣臣雖庸下問其職則議政也

以議政而有罪犯請竄竊則有之國朝三百年來焉有公然

吹覓故作鬧端凌轢詬叱如臣所遭者身臣積忤時議人不

以議政待之惟意蹴踏殆似僮隸此不但關係臣一身廉義

有死而已不敢承命也趙載浩上書曰海潮迎擊造語新巧

用意深緊蹴之而升天抑之而埋壤驅納鄙污無廉耻之科

臣於是大困而其言諉之以恬雅之譽寵之以謙抑之補必

欲其內外俱廢終身禁錮此固難徒之請而亦非臣本情也

蓋臣辭內居外者多有所蘊而就其中憲臣之不可不聞者

存焉臣之欲藏者通順之界分所憂國勢之孤弱斷二一心

惟冀一種人之革心悔惡偕之大道永無世道之禍而只緣當世之處此者累失其機相與為揖讓極溺之計致使善端日邈世廢層生措鋒毒手隨處輒發其精神所注多在臣身故臣乃時進時退姑欲自全重以年來益見嫉於人早晚罹害理所難免而憲臣之不諒至此西藩一路便成鐵壁臣有死而已不可赴也

李昌儒論元景夏事

執義李昌儒上書曰重宰行止固宜自重而右叅贊元景夏請由之單告退之章前後幾次而江頭城外避回洪忍有除則惟恐或失有事則若將不及處眾而狂叫辯嚷持議而朝

齊暮梁舉措謊惑瞻聆俱駭宜罷職不叙也 上教曰重臣

遊巡江郊議斥可也洪忍云者意欲逐之景夏上書曰臣之

往冬一劄引神宗時事為承望人所欲甘心久矣向臣入來

為何事也為東朝徽稱會議事也執義李昌儒迎擊臣入以

為有事則若將不及為罪案會議入恭所重有在乃敢以此

罪臣景夏時為弘學昌儒何足道世道人心良可痛惋其他悖辱臣

雖疲劣無狀豈與昌儒較乎我至於避回江頭等語其設計

專在遠逐而此則決可不從也自戊申逃難癸恠種之眷顧

宗國未忍遠去耕素近郊臣有定策國家有事即昌儒革百

逐臣當百進而目下情跡不得不出城未免過歸云

李存中事

大司諫李存中上書曰惟彼大僚魯金若性本闢茸專用權數
滿腹撐拄都是欲火中年患得之心轉成狂易之症喜怒無
常舉措駭愕入則仰面嘻笑小無敬謹嚴畏之意出則肆氣
咆哮用作賈世御人之資至於班行之叱罵措紳公堂之驅
退朝士法殿之脫靴大路之徒步凡在瞻聆莫不駭愕盡其
為人雖不病之時特一鹿鄙庸濁之流而堂二具瞻之地乃
以此喪性之人苟然充位則街童走卒皆以狂相目之其為
朝廷之辱何如哉駁正之論已發久矣而特以主張時論位
勢隆赫莫敢誰何尚今晏然此已寒心而其弟尚魯性又陰

鷲行又點猶外假公平以階發身內藏機括籠絡一世凡據
鼎席第處銓地潛抑異己顯植私朋內而卿才升遷外而藩
閫薦剗無不主張慙患必制乃已而要不出於其姻親血黨
勢利所驅趨附日衆及其釁尤層積公議拂鬱則或恐他人
之議已乃敢為拒塞言路之計欲論之臺官亦補遠色緘口
之諷語至哉政席存中入侍對上問曰尚魯作補李敏仲外
邑曰是欲駁我者又於政席言曰臺諫皆
牌不進
則好矣且其葬妻之地村里效力者數年之內前後收舉至
於十三人之多敢以朝廷官爵作為樹黨酬功之資而眷遇
至重根基深固人皆畏其陰中之禍舉相為我莫敢疵議寧
負國家不敢忤金氏兄弟其嗜利貪權一至於此故俗習大

變以名節為弁髦以利祿為標的如李亮天之陽托士論掠
取時譽反復言議回互心腸者濫叨瀛遠存中入侍對上
惟狀上曰汝之比書皆無狀金善行之專媚當路坐席幾弊
為兄求官涕泣乞憐者猥玷東壁身為士子跡廁名塗而甘
為索價搖尾之態聞者掩耳言之可羞書命來之才聞子計
挾妓張樂南來之人莫不唾罵嚴瑞之貧饜汚穢行查不實
西土之民莫不憤惋如此薄行無耻之輩雖不可責之至若
蔭路抄選全取行誼而崔載興之素無檢飭恣行穢悖者盜
竊學名亦預是選舉世喧傳作一笑回其汚辱衣冠更無可
言崔即故相奎瑞孫嘗赴其一祭喪奸於喪側又露今欲扶
醜向內溺之人皆賤惡鄭羽良為吏判通臺望

植名節挽回世道則如彼大臣決不可獎用而如尚魯之類
亦宜斥出餘外數人並列仕籍前後以言獲罪之臺官一並
甌叙又曰向日合辭之論隨發而輒停必欲角勝而猶不敢
顯肆伸救獨彼李宗城敢以貫日宥世等說右袒凶魁李光
泰以是之故干犯大論之輩前後銓官隨輒檢擬於清選馴
致書命教之一政四人肆然注擬豈不寒心臣為前後檢擬
負犯諸人之政官一並謹罷而右袒之宗城停啓之諸臣並
施屏裔之典又言均役叔藩聞州郡財穀又初別軍官取悉
於民一切以搜利為務非節用愛民之意也書入不下答數
日上命入侍承旨尹東道注書任希下教曰李晉吉趨時

跳踉存中滿腔黨心凌辱大僚一倍晉吉而李宗城事此亦
黨心其他指斥或由來則有之而即簿物細故也曹命采
事初曰張樂二字爽實未又曰行樂誤為張樂其回互若此
別軍官事敢曰搜利放恣無嚴敢指調劑謂以私黨其章給
之巨濟府投畀倍道押送又曰渠雖背公死黨心若直也秦
御之間可知其心而語涉並軟舉措苟且修換李顯重請對
言左相公心為國存中之言非矣而言官不可罪請寢之
上命顯重罷職存中亦有持論清峻及是將上書論事其
姻黨趙明履申晚等皆挽之存中亦將所之
其友金相聖語之曰君平生以名論自任今當此職却縮而
不發將大失士望及時相聖又曰金之狂疾固不可為相然
疾病非其罪且當今右相鄭羽良其巧潛奸邪甚於任相而
存中畧而不言此則是渠私意且金之兄弟援合上意假

做蕩平壞破世道此為其罪之大者今其
書止此不過話辱細節而已此其失也 又下教曰今番下
教代元良處分眩作氣升其不為書而為疏者政院勿捧於
是修換安允行等各上書請還收威命副學尹汲大諫徐命
臣正言尹學東承旨
源景及獻納黃紳詣臺請皆不敢明言本事是非但謂言者
不可罪而已黃景源書乃為合辭之論為忌諱存中能言之
宜加寬容而不混稱其言之無罪也恐忤於
金故 存中既去右相
鄭羽良上書救金氏兄弟而亮天善行各上書自鳴亮天書
曰所遭
人言殆非人理所堪昏愚不肯行已無狀僂辱遺碎乃至於
此傷痛之極寧欲無生古之人名實相符言行無瑕是以取
爵不及焉今臣徇名而行不修向義而誠心未蕩動致釁尤
積垢疑詢皆臣自取尚誰咎哉金善行上書曰金尚魯兵判
時臣為元求官而無涕泣事若以為父兄求官職者 左相兄
勤加以身媚當路之目則存中書此得不訛賴乎

弟上書謝以本欲調異同偕大道以贊建極之治而至於勢
利爭奪之習機括啖刻之論臣不為也又曰使臣有黨有權
如人之為則豈至於飽經世禍莫之拯死也意持趙觀彬皆
迸出郊外吏判李天輔上書稱情勢旋出行政以金善行為
應教又擬徐志修於試才御史李始曰李晉吉書引入及李
前後銓官罷職李亦入其中故又三違政牌而不出四牌啓
辭留中不下十餘日始以休紙遂下即上此書而亦不言其
引嫌之由而只稱情勢危若重犯新罪等語曹命采李璵亦
承例批即出行政而猶復擬除徐金等也
以書自下也璵與左相親及登第未幾為慶尚監司且為
方起李存中書而謂血黨即指璵故王堂鄭弘淳韓光肇上
璵曰李書藩閩薦刺之語以自謙
劉稱廟堂一空機務停廢意欲召左相不敢明言皆小乃以

頌府事金在魯為頌相三月二
十五日

李亮天事

亮天少登第持論甚峻將欲一上書攻蕩平之黨李存中趙
明履聞之將錄王堂校理金陽澤嘗言亮天地望未允須有
一好議論然後乃可錄也既而明履以副學將抄於館錄未
及行而亮天銳意言事以正言出卿起草將上而錄遂成遂
匿其書不納於是其儕友等勸上之亮天托以為如此則是
受人指使也堅不肯其友有戒責之亮天始悔悟約以明日
上書忽有命促堂錄不日當成亮天又變計不上人皆惡其
扶以謂賣友賭榮遂為王堂李存中上書發之亮天將上書

自下也謂其友洪樂純曰吾欲上書救存中洪曰如此良好
亮天口占數語曰如此救之何如洪曰善及其上書又背其
約言其後曰遂坐廢以死

朴文秀上書

辛未二月晦間

臣生聖世厚被殊遇位躋一品榮已極矣年望七耄衰已甚
矣榮已極而不知戒衰已甚而不知止冥行墮墮或陷罪戾
則上累則哲之明下負祖先之訓此臣所大懼也古語曰月
盈則虧日滿則昃福過災生必然之理斯義較然人孰不知
而或澆忍不去或 戀未訣畢竟狼貝身名大僂滔：宦道
覆轍相續此志士所以撫千古而太息者也臣則遭逢堯舜

事之三十餘年恩遇至今不替此從古名碩未多得有者而
臣獨有之此在臣福已過矣灾必生矣噫君臣猶父子相離
之際豈不舛然而人臣以禮告退人主以禮許退禮以終始
則此人主之盛德人臣之至榮臣若眷係明時遲回榮寵自
作之孽或至難違則臣不足惜而具有傷於大朝知遇為如
何哉此臣所以累懇筵席而不止者也噫與朋友有言尚不
能食况於君父之前乎且臣昨年所遭即播紳大耻即指趙戴浩指
歡為辱之說也今日情勢與前無異而復命之後以均稅使往慶尚道未即退
者國有大慶賀禮卜吉均稅文書未及收發今則賀禮過矣
文書畢矣不可更留茲出都門伏乞許退休文秀自知以竣

鄭友良趙載浩等相忤又見時事竣老輩將擊去蕩平並及竣少故欲早自遜避如此然後文秀於乙亥夏以事入鞠獄得免竟死此書其先見之兆也哉

金鼎九獄事 三月十四日

訓局卒金鼎九者闖入駕前兵判洪啓禧將決相鼎九言有所親達於上前者洪請對言之上命捕將鞫之不服上遂命禁府設鞫大司憲徐命九以下牌不進或稱在外上下教并投昇遂親鞫鼎九以誣人承服刑一次配海島初鼎九與宮家差人李聖采惡金得九者以導掌收稅民間作孽欲陷之乃言其作黨稱兵捕廳所供及親鞫乃言其誣陷諸臣欲誅之上不許

黃最彥論事 三月二十五日

持平黃最彥達曰今庭試趙潤王者不識文字初不入場而得第或云為赴武科而來及唱名也窮搜不得乃得於津村羣言狼藉請明核之不從黃又論臺臣違牌投昇事有大朝處分未免過中之語上以為東宮前達辭不可輒論大朝之失且曰未免二字極為非矣命違差論 乙亥七月潤王因此臺王所應制賦不成篇命發擄

李渭輔事

兩善李渭輔上書曰臣於頃年疏論金致良事 戊辰春司僕主簿金致良 強奸直舍渭輔以司諫上書發其事比之許堅奸騙事命因致良查核定配渭輔亦罷逐賦外至是吏判李天輔除渭輔

兩善渭輔 不過論一淫醜蔭官而羣咻眾譽聲罪浪藉大臣
乃上書 趙顯 加臣以殺心之目勲宰秀 謂以患得失之心被論之
命致 相致 家致 必欲殺臣指以急書搆以黨人不斂其權威移
怒逞憾無所不至使臣不得一日安於羈旅之中潜督毒鏞
終恐不免尚何論官職去就也三月二 左相金若魯劄曰時
議未決怒議增激眾言飛騰羣心惴慄謂李在中事 至於李
渭輔之首先汲引挑發宿火勒加權字亂壞虛場可見一隊
旗鼓能使人槍頭應令靡所不至眷顧教召臣祇拂時人之
議耳四月 渭輔再書曰致良所犯自是實事本非虛場雖是
宿火安得不挑如使致良非席父兄之勢安能劫淫公辭畧

無忌憚予臣書所謂權焰二字正是藥石之言而相劄反怒
如此尤不滿一哂而一隊旗鼓未知何樣隊伍而槍頭應令
果指誰人耶嫉惡檢臣之銓地誠以首先汲引必如李友夏
之一門五人之一乍不補然後方可快於其心耶丁巳間臺
駁左相兄取魯云本以無賴不盡人類取魯因 吏判李天輔
坐廢字頁亦廢其族人仕朝者五人并廢故云 上書曰渭輔積年廢痼既蒙恩叙政官檢擬不過循例大臣
之遽加疑怒實是意外臣忝居重仕瘡尤百出臺章日攻以
至平素親好之大臣猶不相諒如此臣何以經綸保合不負
我聖上付托之重哉書入承批即行政金李初相親結金薦
夫勢李遂欲自異乃引渭輔攻金大怒其劄以槍頭應令
斥李謂其受命於峻流也初金之退出也李以書勞之曰吾

亦隨公而去金怒以為調已也其後左相再上劄相爭渭輔金之兄弟復入用事李相好如故因自免去後一年拜都事守令乙亥秋病卒渭輔能文有氣與天輔為族兄弟議不甚合人謂宜入玉堂而卒不然人皆惜之

李箕鎮事

辛未二月以判書李箕鎮為守禦使兼南漢留守箕鎮自以既上休致之章不可復仕李時年六十五以久疾不合於朝時屏居韶江上從之不出四月初命下禁府推考箕鎮自鄉上來就獄出而復上書辭免上乃下教曰十四休致自休致將臣自將臣介冑之將有命不膺自有其律從重推考即為牌招傳授密符即日

箕鎮出而赴任上書曰人臣事君唯忠與義忠則誠矣未有義而不忠亦未有不誠而忠者矣今此保障之任以臣病憤萬不堪而徒以趨走承順為恭使戎務盡壞可謂忠乎况臣冒膺於連章乞休之後則其為不誠熟甚焉且伏見大朝每以將任責臣諭以雖受符後擻推即日承命必如京軍門大將之為蓋兩局大將受符固如聖教若禁營則不然以有實職故耳今臣職本居留守禦使之任即其兼帶如兵判之於禁營耳臣若憑聖教惟受符是急冒沒承當廉耻大防一功放倒則豈不反歸於藝君命而玩師律乎此則非獨關係一人去就之節而已不聽遂赴任後箕鎮連職歸鄉未幾卒

冀鎮士類之最人皆望入相而以孤直不偶於時遂卒人皆惜之

李璵事

璵為嶺伯既以李存中書辭不赴任吏判李天輔又揚言不當赴湖西伯李益輔又狀啓璵以均稅使刻海民魚鹽之稅至不保存之狀璵不自安久不赴上命下獄促令辭朝璵於原情歷言其狀仍言冢宰雖尊藩臣亦體重豈可勒令勿赴乎於是天輔對上書以為向日臺書之出人皆云璵入其中臣適於親舊座上言其藩任去就不輕况其通籍未幾授以大藩即有人言尤不宜無節拍而遽然赴任向者大朝嚴

教促赴則可謂有節拍而反以臣言強為別般嫌端不亦過乎道臣雖重苟不合公議則在銓職者未必不敢直斥而當之者猶不當怒之今璵則地望才具不可謂不合是任自量臺言之輕重而去就之而已乃因臣言感費聲氣若反罵者然臣誠莫知其故也其後天輔入侍又言璵履歷不足不可赴任璵遂牢謝不拜上乃命罷璵職教以璵之供辭固不穩而天輔對章亦欠忠厚政院申劾初璵括民稅及還朝國出使時上教以為若隱一錢以上當以職論故吾不得寬之歸將言于上而寬之未及而遭臺言其所刻括非吾本情人以為若然初歸入侍時何不自白之而欲待後日入侍耶且雖上教以職論何不爭之而承奉以行乎此乃適辭可笑云均廳爭論頒相金在魯書

庚午夏始定良布減匹之令無以充其缺於是兵判洪啓禧請遣使行諸道括魚鹽稅李璠朴文秀等按行收稅悉屬于官啓禧又言各邑鄉豪多聞游者宜立號為別軍官收其布而充之 上從之乃設廳名曰均役括取公私錢財又言兩西守宰別納錢三南守宰別納米以助之於是守宰各割官俸以納不能支保別軍官則多取鄉官子弟浸及無勢兩班及庶孽子弟兩班取四祖無顯官者庶孽雖顯官子弟不拘民怨大作皆賣家破產挈歸京城或轉徙他境以避之魚鹽則海民破釜裂網而逃有每船者亦以稅重皆斷舟板而小之逃匿不見於是京城魚鹽踊貴漕穀不至京中士夫皆飢

卧怨啓禧百物因而騰貴甚於辛壬之凶年於是頒相金在魯上疏曰均廳主管之臣以刻減搜括為務凡係取財之方靡不用極條例愈繁名色欠正半減之實惠未著別政之新怨方起江海均稅利害相叅愁怨漸聞內而百司外而藩鎮無不受弊此時雖管葛之才無以善其後臣何能強所不知任其收殺之責於是日均廳堂上申晚洪啓禧入侍 上曰聞魚鹽價貴民用艱甚均役之弊耶晚曰昨年來因雨水鹽貴耳啓禧曰魚鹽定稅有益於民前納十兩今納五六兩矣後十餘日在魯入侍言均役之害守宰藩鎮刻削難支魚鹽極貴京外受弊別軍官之充定民心激故宜改之上曰予初

不善為遂以至此而既下減布之命今難變通在魯請依舊
徵二匹 上曰此則失信於民不可為也又曰予雖欲改之
當初既有若議罷均役則當烹之教矣蔣禧曰臣則終以為
可行矣此事人皆曰可罷而不肯明言獨頌相爭之可尚也
是日均堂洪鳳漢等皆無一言而退後數日四月二日在魯復
請還復二匹 上厲聲曰當初議法時何不爭之今乃欲歸
怨於我耶在魯歷言諸臣皆不欲且曰朴文秀亦不欲 上
驚曰靈城亦然耶對曰蔣禧亦退步矣 上雖坐厲聲曰兵
利亦然耶蔣禧曰非敢然也大臣復故二匹之請臣決不從
矣在魯曰民雖減匹不以為患而反思二匹之役矣 上驚

問其故對曰民納布時各色以減匹之故別擇細木棒之上
京後又以減匹之故操縱責徵還為下送故其弊甚於納二
疋時所以民不願減匹也 上無荅明日在魯復上劄曰近
日大小卿士民庶一辭憂懼若無至屆豈皆有私已利害又
豈若干土豪導掌輩所造謗而然哉蓋均役者均取於偏歛
之民以救其偏若之民也列朝講究良役之弊不越乎戶錢
口錢游布結布今則捨四法而全以括劑於公家應入之財
為姑息塗抹之計年々公失之數至於八九十萬兩而猶患
不足零瑣湊合事體苟簡名目欠正烏在均役之意哉設今
比法之行無一怨孽誠恐一年二年國儲漸竭邊需軍用百

司經費既不能支聖教每以草衣木食為教而其果能當乎
世行此規模乎况我朝立國已久自來經費百倍於初而新
出之費逐年愈多徒欲括取於經費所出之源不幸有飢饉
師旅入者愈縮而出者愈多則其將責辦於他地耶不許均按
之舉之既始自趙顯命洪啓禧雖使十分有利只是未克聚歛
後始爭之固為失時而後不能堅持終於奉行亦可嘆也右
恭贊元景夏亦言課鹽計網美舟三新法之害不徒

朴起采論均役上書

持平朴起采上書曰今之湊合充數者名色夥然徵歛多方
欲掇其弊反興其怨魚鹽之稅其害尤甚海濱之民不得聊

生破其鹵釜閣置舟船流離凍散或豆殼煮水或木皮沉水
以代醬飲萬口共傳受弊至酷而上自備堂以至三司之臣
私室相對莫不咨嗟及至登筵無一人為國家痛陳者是自
圖其身袖手傍觀臣歷觀前代創出新法者即弘羊之權鹽
筭舟安石之均輸青苗而俱不免為聚歛之臣何必效尤今
日任事諸臣臆決唱和迷不自覺雖國言明興猶且執拗臣
竊問焉四月二日洪啓禧上書曰臺臣以任事之臣比之弘羊
安石驅以聚歛之罪加以執拗之目夫均役諸茶零瑣湊合
律以十分道理未知七亭八當而不過攬私門之收搜竄後
之徒摘汙簿之稅以少解百萬窮民干天傷和之寃氣而已

謂之聚歛臣不敢知也臣自在韋布深悶良役之弊反復講究便作身謀果速惠文之彈的之奸壬之科乞解均堂之任以謝公議按均役之法取官民財稅國不免於聚歛之譏矣至謂撮私門之利者其言似矣而正犯大學察鷄豚之我豈非聚歛者乎大抵法之為欲以名立於後如潛谷大同之類而不知節以裕民流官括怨可嘆起米避辭曰重臣韋布時即戶布之意也方伯後則結布之論也今則既無主見為國任事不為審慎隨事強為若此而能做國事牙前右相鄭羽良上書曰臺臣專以魚鹽之弊倍蓰於良役然魚鹽舊無稅而今始權之筭之則臺言當矣臣等為弘羊安石可也今則不然漁人每于鹽夫困死於各處重歛一不廢通核正之江海之民將盡矣漁鹽船所得為錢十三萬

且其收布漏田所得足以充成大事且魚鹽之貴賤專係於兩弦五日之雨暘迨者兩弦五日不雨故鹽價幾乎復常京人未識此理適見鹽貴乃曰均稅：重破盆不煮而然豈不誤哉稅實不重盆實未罷臣親聞海民知為浮言已減之布決不可復也洪啓禧上書于臺臣以魚鹽之弊倍蓰於良役為言然魚鹽乃前日衙門官家昏吏導掌所誅求無餘者朝家為之立法減稅以其所入移充減布之代其失利者衙門官家吏昏導掌而在海民漁父則適所以解其干天傷和之冤氣不獨減氏之民被惠也起采上書于羽良曰鹽盆不破而曰破鹽價不高而曰高虛實難掩訪諸布上海濱鹽價復

常而盆不破果如相剗則請伏欺罔之罪矣魚鹽之禁自都下以至山陝海陸無一人不受其害此實舉國之禁也中外輿情焉可誣也戶曹判書金尚星吏曹叅判趙榮國以均堂各上書謝臺言

李益輔上書論均役事

忠清監司李益輔上書曰魚鹽之稅海民所訴不勝其多以為一隻船有地土魚塲等稅又有隨身小舸之稅是一船而具三稅漁箭則不問獲利與否但以箭塲長廣短狹定稅并與船而分為几等前之一二兩應稅者今為八九兩而五六兩者今為三四十兩又前日各處應稅雖多隨得隨納今則

一時準納若失利之時則無可充納又鹽盆之好否係於鹽田之膏瘠而今乃不問厚薄分作几等而徵稅均稅使李瑒又不能詳檢或以船之小者為大漁箭鹽盆亦然大抵此三者皆自各衙門及富民為本主造為機械使民結箭作船設盆而同其利其費四五百金今稅入於官本主無所取利故不肯出費船與箭盆卒皆罷廢而稅則重故民皆逃散魚鹽極貴或謂昨并雨水鹽貴然雨水常事今春又久旱則鹽之貴不可諉之於雨水也又遼武軍官則雖許都試以發身然逐名叔布無異良丁故皆怨反逃避其禁將甚於隣族白骨之徵是謂欲救一禁反生一禁也頒相金在魯上剗曰新法

之弊數三主事臣外舉國無不言之可謂大同之論今若直歸之浮曉一體揮斥則洪範何問於御庶之從違盤庚何煩於詰諭之再三乎湖西伯書陳水稅軍官兩事而皆出於身至目擊與主事諸臣所聞節：相反區：深念在於國計之必難支京外應收二斤布名額之全減者至夥此則直為剗削者也其餘不得不代給者以漁鹽船稅軍官布隱餘結充之而猶不足分定惠廳及八道營邑此則白地括出者也其中多有既被剗減而又疊被括出者摠為八十餘萬年：為此：豈可繼之道乎不允

結錢事

五月六日

辛未五月定新法三條

收監司守令官用也別軍官布也魚鹽稅也凡三條

猶不足充

用洪啓禧又請立結錢法每結收五十錢通六道

除西北兩道舊法不

收軍布故可為三十餘萬兩足以補用 上未許後竟用其法民

甚苦之人以為此乃無名加賦新法之尤無義者

後數日洪過余：為言公之新法人皆不便何為若執也
今幸臺言如此宜因此自止也答曰若然則於吾身則便而非國之計也吾豈可為自便之計而為此乎余曰不然士之進退惟其義而已設有大關於國家興亡者苟有人言有害於己之義則不暇顧而退矣蓋吾之所執則義而其中自有便身之圖亦不足嫌也況且有害於國計而人

皆不便公議難犯者乎洪曰徐當思之余曰今日勿論事利害只是聚斂之目難可免也公觀新法三條豈非聚斂臺言之以聚斂為目誠是矣而公之對書以為擬私門之利非聚斂也欲以自明而實則不然公讀大學豈不知畜馬乘者不察鷄豚之義乎今所謂擬私門之利者即察鷄豚之類正所謂聚斂者而公要以是自不是果成說乎洪無以應余曰論語有若對哀公之問以為盍轍也而哀公謂二猶不足夫二猶不足而乃欲轍而一其亦迂矣然此其意正欲節用而已大學亦論聚財之道而其言不過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其要在於節用以生財今則收取魚

鹽水利使絕其生源而聚斂其可乎今上之減二匹正合有若之意何不順而成之且前年自上許罷內需司而諸臣不肯奉行吾嘗問於備堂則答以為內司之財雖罷不過四萬兩錢無益於用而若移責於戶曹則難支故不奉承也吾以為此乃列朝以來諸名臣所欲罷而不得者今上一朝許罷乃盛德事雖一錢之小正宜奉行以成其美何為不罷也且今世孫策禮都監其費巨萬策立後其宮所供上者聞費米三四千石錢四五萬兩何必於此時而經為之乎時世孫生未一年况連年厲荒民死殆近百萬今北路出荒甚酷將棄為胡地豈於此時為此乎豫之

學乎洪曰然余又曰公於向日左相趙顯命之入相也有
有助言然乎荅曰何也曰聞公以為須左相入來乃可成
役法故有相命云耳洪曰非也其時吾但曰左相在外無
以相議云耳外人翻傳至此耳余曰向日黃景源大卿以
為公嘗攻顯命以護逆陳疏而今乃同事是非丙寅夏補
公弼周入
京陳疏討逆顯命上疏右祖恭
考於是摺紳上疏洪及黃昏參洪曰吾於是時不但參疏
實草其疏然吾自其後以備堂嘗參拜顯命於公會大卿
亦然今以參拜不絕為非則可矣其參拜而不同此事為
班駁也是故吾嘗謂顯命曰公若復為護逆之事則吾不
可復通今為均役則無害於同議國事云矣余曰不然如

公之言乃是兩事俱無大段是非可以同寅協共而為之
今此則關係逆順豈可消融而同事乎且均役固為國事
攻逆獨非國事乎且一時參拜與長時同局共事其事又
不同矣洪笑曰此則支葉之論不必然也其明日李留守
箕鎮來言洪之謗言甚多云：余歷舉所與語者且曰凡
此莫要節用而朝議皆畧之至於內司之不罷都監之新
設皆失其宜而又諸臣皆決知役法之為害不肯一言於
上愚嘗以為今日之災雖均役之弊被於百姓北道饑荒
民將盡劉此為第二害只此有見而喑嘿不言為第一亡
國之徵孟子曰貨財不聚非國之災惟上無禮下無學賊

民興亡無日矣此誠可畏也李曰然吾始聞讀書儒者之說矣余又曰領相方欲為二疋復舊之請上之不許宜哉彼不知節用之道而但欲復舊而苦民其可乎然上之特難於罷之者蓋不欲失信於民今乃欲復舊而其所援漢文初減租復收之說尤為苟簡如是而能回上聽乎李公曰然

趙顯命論均役事

左議政趙顯命上疏曰辛未五月初一日減布給貸之數區畫四件事所謂魚鹽陳田隱結軍官等事也其議或出於臣或僚相諸堂不過收尾閭之洩括涵稅之田搜逃役之類而已初非

剝割巧斂於常賦之外又非斂散取息陰棄錢財如青苗之為也天下事無全利全害必利害相棄而要之多者勝耳願殿下勿以異議為可厭而成此一件大事則生民之福也十餘日又上疏力言均役之宜行且進冊子設為問答二十二條首言良役二疋不可不減之意次言區劃財力足不足實數次卞攻均役不便之說次申其年前所進笏記之說又言笏記外餘意且曰魚鹽稅及遞武軍官之或有怨謫乃奉行者之不善非法之罪也又言領相欲罷此役乃自外面不識其中事狀而然耳又曰殿下減疋之命臣之笏記有以證之而笏記諸條實不能見用今臣言苟見用臣方可記均役主

人雖以此減死無恨

洪啓禧上疏

疏曰臺言至深而筵教勤至俾卒其事臣以不敢退轉之意
仰對而已揆以古人去執之義不能無歎均役中魚鹽一事
最多辭說而此不過奉行者之不善處之得宜未必一向怨
咨餘結則雖或以列邑難支反以民弊為慮而此是國法所
禁既收之後不當還給軍官固為一時騷擾之端而巧免軍
額者雖不能一併簽軍別作名目抄定收布亦不可已之事
此三者皆不可罷而至於各處分定米布令諸道府令各納
米布以助用名曰
某條此固非曰永久可行者首相以名色不正病之稍加變

通另求有以易此者則庶得補獎之宜矣 上批以予惟守
減布之信而已卿須着實舉行

姜必慎上書

掌令姜必慎上書曰今之魚鹽以平時十魚之價僅得一魚
斛鹽之價僅得一斗魚鹽舊固有稅而一經均稅使即李翔
貴如此其故何也海利無常時有得失故舊稅隨其多寡而
低昂今則一定而無加減又不論鹽盆大小而悉稅之又或
破小而稅則存又般盆之費海民不能辦富戶以稅不入已
不出費故魚鹽無所出民則避稅而逃昔宋行新法魚鹽踊
貴時人語曰魚亦畏稅匿不出又曰伊來三月食無鹽東坡

正此類也

尹校理學東言嘗為機張縣見海中有山數座浮來問之乃青魚相粘為山又聞無此又海西青魚

絕小皆就捕於遠海又余行北道并海千餘里魚亦絕小民皆反思舊時按漢書食貨志云如賦海稅河魚不上蓋物感

自然選武軍官則其初並取士夫鄉品微門庶出者充之旋

目朝令但取微門庶出及中人濫稱幼學者充之此皆儒衣

儒冠多奸豪不肯屈跡於軍保故鄉負任事者之家掘塚縱

火往而起向者海西騎士之弊終至斷腕斫指大朝特命

罷之今此選武之弊不止於此必有難言之憂且聞此輩之

言曰國家非愛吾輩即愛吾布耳其言傲悖尤甚可畏至於

分定令各邑納布米搜括各邑隱結餘結棄污吏之藏共國用之

急未為不可然棄之甚則無財以給公私緩急又將別徵於

民彼新出身不解事者濫充均使李瑄察時銜能專事收歛苛

細刻核靡不用極令諸臣入則吁嘆出則喑無一言爭論役

法將焉用彼籌堂哉且聞或以為趙顯命御營禁營及各鎮

堡可罷者此又自撤藩籬危計也掌令朴瑄持平安致定各

上書言之皆不行五月禮曹參判洪鳳漢上書謝曰均廳之

法百道湊合十分搜括生民之憂思之慄然臣於筵中累陳

新法不便而才短不能救其弊趙榮國金尚星亦以均堂上

書申晚亦上書言均役牽架湊合不能無弊乃謝其不能稱

職之失吏判李天輔亦上書言均役事愚見終有不能苟同

者嘗入文字言其利害蓋知其大體之必有弊恐非万世可

行之法至於名目之苟簡設施之穿鑿舉一國無一不病則
臣亦不料若是之甚者臣非不欲極言而方張之勢徒犯沮
事之罪且無救弊之善策不待臺言臣固知罪

辛未閏五
月十一日

李衡萬事

五月
五日

李衡萬為判決事上書自訟曰向來罪案乃在廟薦一事而
閔百昌坐地踐歷自是可升之人及臣居憂時邊窠多作臣
之素意正在公誦故果然親舊間有所提及先輩名賢雖在
憂服或有貽書當路論朝廷得失又或書薦人才於秉銓之
官者則臣之提及此事似不甚悖於禮意故率爾為此李泰
以至賤之人有詩筆之名當世名卿多愛之至有育之家者

其出入臣家輒與親近亦與百昌相熟冀其得色有所探問
臣視以常事隨問隨荅所謂擬書不過此事而議者謂百昌
結泰而國薦切可笑耳且泰錢錄中有貞洞十兩之說此乃
李福海分饋之案而臣居乃貞洞臣豈晏然從後聞之蓋席
下奴隸私相貸與者所謂錢錄即泰債簿也何可以此陷人
乎戊寅春衡萬復上書自卜稱兄李泰之說左相金尚魯言
此事有當之者自今衡萬無可卜云

戊辰冬鞫廳得一私書
乃修撰俞彥民抵李泰

書稱泰為兄自稱為心弟彥民由此知碑其子擊鼓
自訟其時或以此書為衡萬書非俞書故衡萬自卜

世孫策立事

辛未五月十三日

上御明政殿策王世孫陳賀頒赦

例於

策禮明日而上難於
更舉命當日兼行
明日刑判金尚魯前相金若魯陳書還
出郊外自稱情跡難安也策禮時尚魯以都
右叅贊元景夏
亦出去元以世孫師入叅策禮李昌誼攻以為嫌而出去又
引業向高之言身雖去而不故忘國事以為海民陸
民違有土崩之勢
以斥均役之弊而去

曹命教李重祚事辛未五月

曹命教既為金致仁駁罷見庚午十二月至是為判決事上書自陳
引政格當然又言諸人非諸堂通議同枳者無不可檢擬之
理謂趙鎮世致仁對書曰臣之斥彼在於隄防之蕩然不但
以政格為言則今彼只舉政格分疎而獨不及於隄防者何
也抑有所惡聞而惡言者存歟且彼得罪大論積年見枳者

是豈尋常政注間僚議不合一時停枳之比而况前日政官
一檢舉公議重發彈墨未乾則尤何可不小顧憚爛慢併擬
於半夜獨政若是其無難乎是時李重祚以前冬上書坐廢
至是趙榮國為吏曹察判除重祚校理乃上書曰向臣一言
重觸駭機時議爭嶮危言讒誣左右迭發驅之以黨論擬之
以嶺海直欲糜粉臣而後已必欲使一世人含嘿而莫敢誰
何誠不料今日人心之至於此極也按曹命教之書不言其
政格以為自脫之端今此重祚之書亦不言先佐當致祭始
煒當檢擬尹拯當申卡而但曰黨然我城虛張而彌縫之不
一提及於事是豈不能言而然哉時不敢言而大抵小致仁
論一類之言皆如此只此一事何以卡其邪正之實矣
對書曰重祚之書急於護黨不顧關係之至重仇視公議輒

必目之以黨論要為焚惑 上聽陰售已私之計重祚乃自
免掌令鄭漢奎上書曰合辭大論即為君父嚴懲討之義而
護逆之輩肆意闖傳為銓官者又從而扶植之肆然檢擬其
時曰儒臣金善行所達特加譴罷而今被李重祚甘心死黨極
力營護其罪與停廢諸人小無異同而銓官乘其獨政注擬
論思之任重祚宜永刊仕板銓官宜譴罷也閏五月十八日榮國對
書曰重祚身居三司目見時議太激世道日壞畧陳憂慨之
忱此何罪也而收司之律又從而齟齬不已何其甚也或擬
或否惟在一時銓官之權衡相之循例檢擬不是異事而其
言如此吁可怕也榮國亦不敢仕後日曰 上教解職

元景夏被謫事

辛未五月 上候以疝氣未寧命藥院移真回下教逐巫曰
巫類申飭之後不無解弛之弊此等之時尤宜嚴斥昔漢高
其猶却醫况此等左道乎一並驅逐又下教將御潛邸以避
疾且曰新門內宮則以先王昇遐之所不欲御也藥院都提
調金若魯以下不能止乃曰請議于諸大臣乃退而議之皆
曰不可元景夏以為俗忌家長還歸故宅不利且潛邸方置
孝章世子神主世稱孝章廟不復稱宮號亦不祥也於是若
魯及提調申晚副提調韓師得入言曰諸臣皆以為不可移
御而或有言俗忌云者 上問誰也曰元景夏也家長之說本在相趙

顯命之言而景夏特贊之而已

上乃下教曰昔症復作恐至醫故故諭心
三提問於諸大臣而予恒有苦心故聞此教中外必動又諭
此乃謂靜攝今則其無他意今聞以俗忌沮之者有之一則
不可一笑一則特命逐巫之日悖義之語出於重臣之口予
若守此志處其人此抑快也其命勿布重臣不識乎此而出
此恠駭之語右叅贊元景夏中道付處噫讀重臣尚忍言此
貪利巫覡何足道哉然予雖不學決不于此等左道矣景夏
到配後十餘日固大臣言教以景夏之意聞不專出於俗忌
命放送也按避疾之說於禮無聞乃閭巷小人之事流俗之
失非君子之所行況帝王之尊具疾病安危關於
天地神人之紀豈一時移避之所可幸者哉昔孝宗大王
嘗以宮中妖蠱將移御別宮尤庵宋公上疏陳之其言甚正

不可易也今其為大臣者苟欲止之則當據義而爭之以冀
上聽而乃後景夏以為勢固為失之而景夏之言亦不能引
義直言乃後俗忌以為說其說亦已陋矣若如其言上則
從之而將御於他所如梨峴宮之屬則景夏之說於是乎窮
而不可行是則彼所欲止之者反所以助之也何益之有哉此
可為人臣守正進言之鑑也然臣聞上臨遠閭景夏之臨
老觸暑遠謫又曰其忠愛之懼予固諒之於此又見君臣之
際曰事納言雖被重譴猶蒙上眷况以直言正議觸一時
之威哉上固有察之矣
斯又可為人臣之勸也

吳瓚事辛未閏五
月十八日

辛未夏正言吳瓚上書曰惟我景宗大王以出天之孝友
念國本之靡託奉承慈教策大朝為儲副日命代理光明正
大可以有辭於天下後世而一種凶徒敢生動搖之計輝者
立幟諸賊影從陰喉逆虎釀成誣獄凶言悖誣上及於不敵

言之地則致戊申之禍元惡巨魁保其官秩老死牖下前沒
合辭之論累發於三司大朝過加容貸追奪之典只及於三
賊崔錫恒柳鳳輝趙泰者而如光佐恭億俱追王章諸臣自為身計騰
傳之啓亦且停廢已久被戊申後主事諸臣雖自謂拔出於
凶黨而猶復閃弄機關熒惑天聽凡於懲討之論掩護周遮
惟恐或傷必欲留置一脉種子以為藉口之資寧負君父不
忍負凶逆宜亟正二賊之罪前後護逆者亦宜屏諸四裔也
蕩平之說始見洪範其要不過曰是者是之非者非之好所
當好惡所當惡而已非謂不問善惡不卞忠邪俱收並用然
後方可曰蕩平也彼輩自見凶逆出於其黨自知不用於世

忽作翻身之計進以蕩平之說一邊之稍欲自好者初則頗
知名義之可畏彼輩之可惡羞與同事而末乃牽動於利害
日遷月化頭面漸幻泯然為一色嗜利無恥之徒一入其議
則薦引推遷進塗大闢利勢所在舉世波蕩小異於已者許
以矯激而擠排之乍附於已者許以公平而獎發之日夜所
經營者只在於做好官保高位至於君父之誣置之相忘不
見無黨之實而復生一濫朋之黨也若使朝家處分明示勸
懲則孰不避惡而向善樂趨於名教之塗耶今日大官承順
小官阿諛臺閣之上此風尤甚其自謂敢言者不過枝舉殘
蔭冷弁之薄過細書要為塞責之計一有剛毅正直不畏強

禦者出於其間則輒羣起而衆笑必使之不容於世上之所
以處之者謹責之竄逐之以言獲罪者項背相望夫以如是
之氣像規模脫有禍亂孰肯捐軀殞命以殉國家之急乎
世子答曰此等之章予未曉也余則但遵奉聖意而已况大
朝幾年苦心何如是煩撓也余耶誠涉寒心明日吳謝恩詣
臺避嫌曰誅討不行則亂賊無懲而倫網斃矣是非不明則
忠邪莫卜而朝廷壞矣言路不開則諂佞成風而名節隳矣
臣之此論實出憂時愛君之忱而致勤嚴教請速勿辭退待
尹得載蔡濟恭事閏五月
初十日

持平安致宅達曰慶尚監司尹得載為人懦柔物望素輕不

可鎮眼雄藩請改差又曰蔡濟恭以法從之臣為中路方姓

人所歐打流血裹瘡執義李墳乃請蔡勘罪不請方哥之罪

請填罷職方哥令刑曹嚴治春初蔡其喪妻欲棄方山為其
所打傷刑判李益姪論方罪定

配前右相鄭羽良乃令放其配蓋方乃富漢
有親於羽良而李乃為之地物議不平故禮恭洪鳳漢請

濟恭并囚而查之掌令姜必慎書曰濟恭以法從被打流血

乃與中路廳漢一時囚推非聖朝禮使之道鳳漢上書曰臣

向於筵中陳蔡濟恭事大朝特命并囚而行查而必慎之書

如此濟恭圖奪他山自取狼狽則方哥所為不可全歸之於

橫逆今之議者別削話頭在濟恭則謂之法從而使人畏不

敢言在方哥則謂之積貨而使人諱不得言其亦異矣蔡與
方皆

有罪而不知方之罪甚於蔡蓋蔡則以上侵下也方則以下
逆上以此致之可治而洪乃不察欲兩非而雙決之其無理
此蔡仍坐配三陟方漢亦刑配

朴文秀事閏五月十日

安致宅達曰世孫傳朴文秀詭誕素乏儒雅之望不合傳德
之任請改正答曰大朝所除其何如是於是致宅復引避

皆略之而且曰文秀特簡雖隆物是日上臨筵乃命尹得

載許通尹事見上趙又曰文秀事未知出於公心而其所引

嫌何若是初朴之拜是任也吏判李天輔所擬也用一

於師皆用二望文秀景夏得除是時一品如趙觀彬等有數
人而李惡其峻論而拔之特注文秀以合時論而文秀本以
悼論得罪善類而天輔冒擬之人皆駭恠至是掌令姜必慎
致宅不能深論上亦察其情乃以與軟評之

處置以語涉與軟通致宅仍傳達文秀事世子又答如前必
慎引避云文秀若為御將戶判可矣若師傅之任有何德望
可為之乎

曹命采李萬恢事閏五月二十五日

掌令柳謩上書曰師儒之長未必皆得人而未始以侮聖者
與其逆彼曹命采以得罪聖祠之人濫通師儒之望亟令政
正以副多士之望李壽徵之嫁梧山林毒害儒賢論其罪犯
雖十世不可宥而其子若孫匿其先累冒與臺逸隄防大壞
名器漸汚臣謂壽徵之子若孫名在臺籍者不可不改正也
答曹事過矣改正事依施庚申年令毀諸道私祠孔子祠亦
在其中臺啓請勿毀而曹乃傳啓

者也壽徵已巳間參元翁遠配登辭其後被謫久而乃解其
孫澳及澳子萬恢等匿其事以為非其祖乃別有一壽徵也
且附李天輔將攻逐趙觀彬一隊南人李元煥者立證以為
無壽徵則只放榜日可知於是柳謩發駁而萬恢下書亦不
敢直伸其祖但遊辭
祖故叅判壽徵叅啓一事僂辱至及泉壤臣祖立朝數十年
與世寡合雖在已巳亦被一種黨人所擠排
然無累其後政注亦無枳礙為此慘刻之論者可忍也世道
不古傾軋成風吮砥者滔々而臣不染指躁競者焚々而臣
則斂跡謇亦人耳何怒於臣何讐於臣辱人之先而忍能容
易說去此豈謇本心所發耶

李存中傳故事

世孫策立大赦判義禁趙觀彬曰嶺伯閔百祥狀中置李存
中放秩直為請放蒙許知義禁洪啓禧同是時東宮次對領
相金在魯言近時政令邸下稟於大朝而為之乎或自為之
乎左相趙顯命曰如李存中放釋是果稟於大朝乎具明日
東宮下令以為不稟大朝許放未安宜還收前令於是政院
承旨申晦補相請勿還收王堂劄子金文行亦請之並不許
德中煒等也知義禁洪啓禧申思建連名上書引咎修撰李奎采上書以
為此乃大臣所請宜還收亦不許左相趙顯命劄曰臣之所
達意不在於存中釋放之當否但因首相言端言其不可不
賈承聖教之意而已蓋自代理之後臣常以大小事必知諮

稟之意仰勉以贊邸下遵奉聖志之孝矣特教定配者道臣
臣無稟故事聖教申飭至嚴曾未數日金吾之臣不思裁稟
直為放釋已涉無嚴邸下始雖循例達下旋即還寢深有所
於順志之孝羣下所當將順之不暇而汲汲頓聒不已其在
嚴畏之道安敢若是乎玉堂安允行李奎采對書曰邸下之釋存中
非羣下之所敢質問而大朝若以不稟而放有所下教則大
臣之言固是矣今者無他端而大臣仰質其稟否豈非事體
未安之心乎若泛論政令問大事稟則論以孝弟之道夫誰
曰不可而大臣粹然拈出存中而繼之雖曰意不在於存中
臣未敢信也

李益輔復論均役事

閏五日

益輔在湖營上書復論均役之弊曰臣之前狀中前之七八
兩今為三四十兩之說筵臣以為似無是理然臣豈以孟浪
之說狀報於朝哉此則一披案冊可以立辨而今稅之比則
一倍二倍至于七八倍者十居六七臣若迫於朝令徒知奉
行泯默不言則前頭之弊固不暇言目下光景實所不忍見
者反復思惟終難徵督書未及奏左相趙顯命入侍以為益
輔有病難任請姑逋之而益輔初無疾而亦未嘗乞免特顯
命惡其不奉行新法故也 上許之乃以徐命臣代之掌令
姜必慎上書曰李益輔無情勢疾病而粹然見遠聽聞俱駭

當此均役方張之日備諸一道之民情深得均役之利疾者一朝遁去莫曉其故也蓋自均役之議行助之者有利攻之者有害益輔攻均役故無故見代竊為慨然也又曰新授平安監司南泰良廉簡之名到處無聞福小之局難以鎮物且其處義有乖辭富居貧之義向來北藩何以圖速今日西臬何為應命此不過以北則荒涼西則富麗故也其辭受無義去就碍眼亟令改差也又上書曰均役之弊魚鹽船三稅最為八路切急之害而兩南尤酷流散相繼非但臣所親聞而親見李益輔之書亦可驗其實昔壬辰之亂軍食乏絕廷臣有以魚鹽稅為言者聖祖以為魚鹽小民之利不可奪而權

之今國家無事而凡係殘民之政無政不至此皆廷臣之罪也至於別軍官則人心法湧閭里振蕩當初朝令許以上不及士夫下不過常漢者充定即令柴薄太半虛名及秋收布指徵無處則其勢不得不急。填代勢將勿論儒士回圖充數而徵布追捕鞭朴人心波蕩其推理放火殺人之變特其細故則其劫官府殺長吏之禍將接足而起矣至於各邑之分定亦繫不貲之弊鎮堡邊將則其居處荒涼飲食慘惡一年之內防軍布若干疋逐月給代而每月所餘僅得若干而今又就其若干之中刻減其數則此朱子所謂奪取飢民口吻中食者其可忍乎向者湖西道臣之狀據實直陳筵臣猶

以為似無是理京圻御史鄭弘則全沒實狀苟且為說有若
民間無怨然鄭弘以為民情便於魚稅而別軍則果以為若鹽則每於弦日雨下故誠贖貴魚稅則均役使磨
鍊為得宜今日諸臣所為乃如此他尚何言宋時新令將行
蘇軾上疏言愁怨之民哭聲振野而當時奉使之臣反皆以
為人盡樂為希合取容不料聖代制作反與愚宋同其弊矣
洪啓禧書曰道臣李益書本亦云太過臺臣及此尤是意外
至於愚宋同弊等語未知其意何在指擬非常令人懍慄司
諫鄭基安上書曰先王作法必順民心管仲伯者之佐猶曰
下令如流水降及後世功利之說熒惑主聽始有可與樂成
不可與始之說亡秦之禍實基於此而唐之兩稅宋之條例

卒召建中靖康之禍今日主事者無力量才猷惟以稱塞上
意為私鑿其私智強做大事湊合零瑣披括多門終使聖上
蠲減之惠未及下究而怨讟先起昔之被困者不過收布之
民耳今則魚鹽船三者并受其害至於軍官名色則邑：村
村舉皆騷擾道臣陳達實狀無端見遞繡衣入對飾辭為說
若此不已人皆承望風旨務趨事功百姓魚竭莫之救恤臣
請新令中竅害民者亟加商量而措施之也洪啓禧對書曰
憲書慎必諫臣詆斥甚緊臣安敢晏然雖使惡言相加臣必
不較况其所云者直是責備之語臣何以免焉零瑣湊合臣
已憂之今之言者只欲以誠心商量以盡救弊之策則民國

幸矣按啓禧前後對書皆不指斥始言之攻已常從容以受之此乃士大夫之高致然湏知改已過而能怒始言乃君子之事雖云不怒而無改之實則是乃以不戰而屈忠義之兵小人之事也洪必居一於此書以俟之

南鶴老南泰良事閏月二十五日

姜必慎既駁南泰良條見上持平南鶴老上書盛稱泰良清白強嚴又曰必慎本以釁累之蹤為世所棄二十年枳塞之餘重通臺選已駁物情乃於白首殘齡不識羞恥巧憎之言至及於修飭充名之其心術巧惡有不堪正視請亟削職後數日修撰李顯重掌令權杭上書駁鶴老以泰良之族受吏議南泰齊之旨為此書攻必慎也泰良又上書自訟其素以清白自持而得此慘毒之害心骨俱痛後十許日 上命速其

任

李顯重書

修撰李顯重上書曰鶴老自在堂后已多鄙瑣之請升六未幾遞通臺選聞其銓堂之私厚者為之主吏議南日昨獨政急先首擬鶴老乃於入臺之初先訟銓堂切族之被彈至請言者之削職此風遂長自今以往凡為銓官親屬者雖有可効者人將畏其假手逞毒莫之敢懼寧不寒心姜必慎之得罪時貴多矣良役之弊人皆以為亡國之本而今之任事者惟務駭剝於衆怨之府比如衆育摸衆群兒迷藏則割肉充腹愈促其亡始知亡泰非胡實出商鞅累百年祖宗傳之百

城山河將為一二喜事急功輩一朝無故撞壞之誠痛矣不
已而如臣無責講之策懷沮事之嫌不敢出一言論得失惟
彼白首臺臣以嶺外踈蹤起於久廢則似宜投合時好以求
速化而不忍循嘿強聒不已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慙然汗出
自愧也廟堂之所忍聞時宰之所次骨得無危乎今果為承
望者所螫矣自此言事者一戒於李益輔再懲於姜必慎垂
頭囚舌不敢指陳臣切惜之臣謂亟寢必慎削職之令鶴老
改正當初通擬臺望之銓長重推宜矣吏判李天輔洪啓禧上書
曰顯重之論斥均役諸堂愈往愈急臣未知惡聞者何人而
鶴老所承望者何處從史臺臣而彈擊吳已乃權奸所為如

臣偶涉簿書飽受拳踢有何氣力可以辨此其餘所論胥剝
衆怨割肉充腹亡秦商鞅喜事急功等語莫非可驚可怕而
此則屢經陳列今不必更事布露也後數日 上曰李顯重
以兵判為商鞅則胡亥誰也予為始皇乎文字不可如是用
之遂傳教曰今人不若古人其於做事豈皆善也且攻其事
毋攻其人以減布之事比諸聚斂已涉異也今又比之秦之
苛政噫白首暮年為民減布反招聚斂苛法之目是誰之愆
果若其言我則為漢武秦孝不過一笑而其中非胡亥之說
言之謬也一何甚也扶摘文字迷編所戒自省編今不摘焉
渠自覺也其宜竦然

三司合達

辛未閏五月二十九日吳璣既上書仍昌發此言

三司達曰

大司憲鄭亨復掌令權旻柳譽司諫洪樂性正言吳瓚副提學尹汲校理安允行尹學東修撰李奎

采李顯重應

教金文行 國家不幸有申壬有戊申其有凶逆之徒不為

不多而若論大包藏至陰譎卡之不可不明討之不可不嚴者莫光佐若也粵自丙申處分積懷怨懟不入於庚子庭哭之班逮代理命下之日肆然以國必亡無臣節之說吃哮朝堂噫我大朝以三宗血脉正位東宮承景廟分若之意遵先朝已行之典則此實宗社臣民莫大之幸而謂之國必亡無臣節者豈不萬：凶悖哉賊帝變書專是謀危聖躬而小無驚動極意鍛鍊其綢繆粧出之狀畢竟盡露於鞫囚之

招及至一鏡被鞫之日始發帝龍絕痛之說帝龍其俱絕痛乎且既真以為絕痛則初何不請討於上變之時而乃言於真職盡露窩窟將破之日乎賊鏡之一言一動因非逆節而不惟不討擇擬本兵有若償功酬勞者然腸肚相連響影輒隨此亦可見及夫丁未再入悉反巫獄至以建儲代理之時諸臣還置逆案以實賊帝誣告之辭渠苟有一分北面我大朝之心何敢於鏡帝伏誅之後復肆凶臆若是其放恣乎且其所薦引卵育者秦徵思晟明彥益寬思孝繼門有翼之徒而戊申稱亂皆非別人則其陰樹逆種密轉凶徒者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蓋自甲辰大漸之時身在保護之任秘諱症

患改稱藥名疑亂中外終作維麟輩藉口之資顧其十年之
間排布經營暗地釀成者竟使大禍滔天宗社幾覆此非但
辛壬之元惡實為戊申之巨魁寧不痛心其罪責之貫盈如
此而特以其籠罩陰秘糾結陰巧又不直犯手勢如鏡夢者
輝之為故雖以我大朝之明聖亦無以盡燭其奸凶宗狀是
所謂卞之不可不明討之不可不嚴者也况今即下代理之
後誅討之典尤不宜小緩豈可使危逼聖躬貽裕宗社之賊
仍冒上公之秩乎請故領議政李光佐追爵歷觀往牒往牒
逆類非一而未乃稱亂之前敢以誣上絕恃之說肆筆於代
換之文者千古史牒之所未有也凶黨之得志於辛壬也一

鏡泰億長典文字其因文托諭詬辱聖躬倡自一鏡而泰億
從而化之後出之文愈益巧惡雖其繼言閃幻不若一鏡之
直露手勢顯肆誣逼而其遣辭之黯慘指之志凶狡尤足以
藉亂賊之口實羣凶之誣凶吐逆賜與一鏡一而二而一
况一鏡凶詞非渠獨為一字一句悉經文衡之刪改商訂以
渠自明之說論之二字凶言既令拔去云爾則其外許多凶
言存而不去者抑何凶臆製進雖諉於一鏡勘定實出於泰
億若使淑問如臯陶者蔽其情法孰重孰輕噫嘻痛矣泰億
之陰育無君心久矣蓋其一心忿懣專在建儲建儲諸臣必
驅之以逆盡行斬伐然後儲位不期而自頌故挾助誣獄魚

肉忠良戕其至親同於血讐觀其援引唐李故事以脅君父
之說而其甘心逞毒百般危逼之狀昭不可掩以此一語直
為斷案死有餘罪矣臣等尤有所痛惋者我聖上入承儲位
之越明年曰宗臣疏改修璿譜正統光繼宗牒新書史臣者
將揄揚贊嘆之不暇而恭億製其跋文上下句語畧無一分
半分慶祝之意其積懷不滿之心隨處綻露即此可見倘即
下誠取而下覽則亦並觀破其情狀矣此賊不討倫綱斃絕
亂逆肆行莫之禁請故左議政趙恭億追奪官爵府前達云
云新達近來臺閣多不擇人讜直無聞承望成風有識之人
寒心固已久矣乃自南鶴老自在堂后已多鄙瑣之說及通

臺選益招濫竽之譏為一被劾之藩臣貪污無恥敢誦以廉
飭慷慨進言反斥以曩悖其應募族宰角勝公議改正之論
方且峻發如此鄙污之類不可置之於法從之列請持平南
鶴老永刊仕籍院達云：新達濟州安置罪人增負犯至重
覆載難容當初減死之命已是失刑而加律之請未準全釋
之令忽下此固出於大朝教孝之至德好生之深仁而王章
至嚴固不可以私恩或屈赦典雖疊亦不宜令重犯之混宥
請濟州安置罪人增還收放送之令仍令即其配所亟加圍
籬伏見日昨有前大司諫李存中前正言李維秀疎故事置
之令臣未知邸下何為而有此舉也夫存中直言不諱卒

被嚴譴李維秀罪在違牌罰至遠配大朝處分雖出於厲飭之意豈欲令二臣勿棟赦典終作嶺海之鬼哉況於大霽國家罕有之慶死罪以下並被咸宥則曰此曠蕩之典準許二臣之放釋者非但有光於含容之德仰可為善承聖志矣夫羣下遵揚德意之道固當順之不可而曰一大臣費辭操持邸下容直之盛意：乍發而旋日不惟命令顛倒朝野之憂嘆當如何哉邸下若以不稟大朝為未安則如不於閑寢之時導達此意而乃為此頻復之舉也二臣乍放旋仍姑不暇恤而其為貽累於睿德顧不大歎請還收前大司諫李存中前正言李維秀仍置之令司直李宗城本以狠毒之性傳受

去逆之論仇視大論力戰公議者自是平生伎倆而末乃以貫日宵世等語肆然陳達於大論方張之日噫兩人惡等關係而渠敢極意推獎小無顧忌若有北面今日之心則縱恣無嚴胡至此極至若指出魁為師表即是白眼之案偃息郊圻刑章不加其可謂國有法乎請司直李宗城絕島安置三司合辭之請即為君父討亂賊之大論則為今日臣子者安敢歧貳於其間而一種黨惡之類敢懷營護之意不顧大義肆然傳啓倫彛之數絕人心之陷溺至於此極寧不痛心請前後傳啓諸臣並令極遠竄世子荅曰此等之言豈敢如是浮囂乎良可駭也況今日臣子若思大朝幾年苦心豈忍

更聞於余尤極寒心如此之說不復瀆擾亟為傳達荅府曰
不從呂州君事今又如極涉寒心亟傳勿煩末端事鶴老
事依達荅院曰不從呂州君事其何如是亟傳勿煩還收事
李存中李維秀事當初聖教嚴明則余之不稟遽然踏下更
思驚悟下令矣又何如是李宗城事如此挾雜之言其關於
余乎極涉未安末端事復何如是並傳勿煩於是諸臺皆避
嫌未及處置 大朝命皆通差玉堂官皆上書自引罷職以
金始煒為承旨又筵教曰吳瑗故左相宋寅贊之瓚以瑗之
弟如是而貽憂於予乎諸臣使元良為不孝而如此乎鄭亨
復心術無狀可謂臣節乎又曰以李重祿事逐銓官放李存

中逐李宗城何足如是耶顯重右袒必慎奇恠之說予甚惡
之甲子年以宣傳官事殿座弘化門今亦一番法座整頓不
逞甘心黨習之類此教使之預聞可矣李存中萬：無狀矣

朴正澤雨
錄筵說

世子以上旨李存中置稟秩道臣重推判金吾罷

職上又傳曰元良於故相李光佐趙恭億事下荅諸臣必曰
我贊助而無一字開諭若知元良有此荅異形恠像焉敢跳
梁咨元良董飭羣工莫使我添病若不然予當一坐法殿整
頓此輩又曰辛壬後予實厭聞此等之言予非閉閣却膳姑
觀光景而畢竟一坐法殿矣尹學東以述編陳戒而渠今二
心矣謂泰
荅啓鄭亨復本來固執雖有伯夷之清何足貴哉吳瑗

中心浮而見迫於儕類矣瓚以其弟亦為此乎瓚欲罷內司
瓚之策甚不緊矣姜必慎言之汚口顯重奇恠莫甚此事未
云然了前予不見元良矣又傳曰姜必慎舉措為措紳羞李顯重
營護植黨舉措可恠並除法從之擬以厲頽俗又傳曰鄭亨
復以白首之臣甘心背君死黨吳瓚為臺揚：忘兄背君並
為先刊名仕板又命趙榮國遷改南秦良亦遷之以孝宗白
代營國後數日李天輔獨政復以秦良為都憲營國為副學
而秦良之代持教金尚魯拜箕伯

文臣策問事

六月三日 上命文臣年五十以上對策於明政殿親臨問

均役事明日又召武臣蔭官於殿中詢均役事金光國對策
請加出良丁以收布以補減匹之代選武軍官令都試其見
落者收布權杭對宜行戶錢大戶出或一兩半中小戶有差
以補之軍官編於束伍哨官又講經能者許通仕路吳瓚乞
罷內需司其餘類此光國等之言惟尹光纘稍言節用之說
而不能深明力論之對策者二十餘人取光國吳瓚金時默
權杭等十人其武蔭官入班後命有懷者升殿餘皆退去惟
漢城判官黃邇僉正李廷燭及武臣趙挺夏數人上殿奏事
彥燭稱均役之役法意甚好宜仍而勿挽於浮議上獎之命
升叙邇則請還復二疋之法命汰去其文官製述中請復二

近者皆置之落科而拿處罷職十七日 上御明政門召鄉
儒及新延州縣吏及鄉兵之上京者詢均役事宜兵判洪啓
禧入侍 上命均役諸堂不着宗行公者越俸一等仍用大
臣言以禮參洪鳳漢充均堂又以金致仁韓光肇充郎廳命
諸堂即直宿簡局講究節目申晚亦特連藥院專行均堂事

李瑄事

十六日李瑄拜同副承旨上書引李天輔姜必慎攻已事辭
免又上書以向者長銓之踏籍罵辱便一駁論如非患得失
沒去就素拂鄙夫者此指李天輔必不安受而無卞姜必慎之恣
意醜詆誣其謬悖與臣不相識而無宿怨則無亦別有承望

務決其意而然耶臣新進孤疇不幸見忤當路左掌右踢滄
波可戒天輔對書曰瑄以嶺伯時事餘怒未已一書再書持
之不已而天下事不出人情事理瑄之嶺藩赴不赴有何益
損於臣况瑄即臣同宗之親豈有害瑄之心哉可謂惑之甚
矣至於拖引其所被人言湊合為說不擇辭氣臣尤為瑄惜
之彼雖失言臣豈效尤以傷忠厚之風也然在臣疲困則極
矣何以在職乎是後瑄不復上書但呈辭而遞職

閱百祥事

大司諫閱百祥上書言事其畧曰惟我主上自藩邸而進儲
副授受之際光明正大而惟凶逆之徒粧出席龍構成誣獄

請張函言傳檄八方君父之誣如此巧猾之輩外示崖異之
跡內售庇護之計遂以為聖誣本無可卞又以為聖軀若有
可謙恐動疑亂之說迭發筵席於是聖誣無時可雪蓋常時
函徒必欲甘心於聖躬自誣案而轉成教文自教文而轉成
函檄曩者宮官有回進講自省編告邸下幸至事邸下復於
大朝曰當此時殿下何以堪之倘邸下常以此語着在心中
則聖誣之雪懲討之行不待臣言而必有所處也且臣父遺
疏大觸權奸趙即左相顯命至以六子報復之說奮拳叩地咆哮脅
制終使臣伯父囊頭就鞠流離海島况彼本來伎倆縱恣悖
慢脅持我大朝愚弄我大朝者殆無臣節推以事邸下者尤

無忌憚劉陳筵奏全沒敬慎之體輒生操切之計臣嘗認之
為函國害家之類不但父兄之讐而已臣何忍包痛忍恥遂
逐於班行之間甘自歸於忘讐附利之科哉荅曰此等之言
何敢如是更關於余殊涉駭然且大朝處分正至當又何為
護乎極為無嚴明日百祥請臺避嫌退待趙顯命待命金吾
大朝有命勿待即走出月波亭上書世子慰荅令承旨傳授
二十八日傳曰噫一自大訓之後為今臣子者焉敢以國誣
未雪之四字陳之於我元良乎以百祥當此之職奚無恠舉
而此等四字眼無大訓國有三尺焉遁王章其無辱大臣亦
薄物細故其中尤有可恠以元良無言我之事肆然書之於

章奏若無所傳之人此百祥矯誣也父不聞子不言之事為
臣下者恣意矯誣若不嚴懲是國不國君不君也聞百祥該
府拿鞠嚴問即為口招以聞丙寅四月 李昌輔講自省
之時何以堪之後謂輔曰大朝入侍以此奏之注書李益普
所託也蓋此乃東宮語宮官之非復於大朝之言而百祥誤
也載上書 是日 上命囚百祥於南間連令開坐 拿鞠者例囚
也矣哉
亦稱病又罷職命金聖應代之同義禁徐命九韓師得皆出
謝祭坐捧口招以納是日百祥之弟百增以工曹郎日久病
聞拿鞠之報病悸而死百祥納供以為其弟百興得筵說於
故判府事閔應洙家送示於渠故果為上書 上命囚百興

時為 禁都令納招百祥再招以為久遠依佈記得不明而有此也
其明日晦傳曰自大訓之後為臣子者焉敢復提往事而以
近者事謂合言之予以為無大訓無嚴君况四字乎謂君 誣
頃者閔昌洙欲亂大訓及帳殿親問也以不耐黨心衝動遲
晚渠又曰其父雖在於大訓豈有異議為對百祥雖滿腔黨
心昌洙若此之後尤何敢萌心出口乎且設或提起往事其
四字乃不忍聞之說肆然陳之於元良乎非徒大訓在焉述
大訓之其君在焉百祥不顧若是放恣乎負君父之苦心立
殺機於今日官雖諫名語犯不忍聞快正王法嚴大訓重倫
綱而昌洙之後甚矣凋零渠雖無狀既問昌洙又法百祥予

雖暮矣其何飲涕歸拜乎十分叅酌寬其重律頃者之教既云更提大訓前事者禁錮終身云王者之令宜伸况所犯重者乎其做錯元良之言初則以為史官浪傳欲為嚴閉于今三招似乎百祥之做錯焉可無劬百祥巨濟府勿限年島配依近令永錮其身使甘心黨習者小知有君父大訓而百祥百興皆曰復于大朝四字依佈若有云謂遠說中有此而非徒四字其外下教其當許多此等關係莫重者不慎書傳乎其在嚴國體重遠說之道不可尋常處之其時承旨罷職不叙元景注書普益兼史敬基并馳投畀之典茲事曰元良所問畧以對可謂臣分而幸其提問挾雜差記巧作義理釀成今日

葛藤以困我即李謂輔也特罷其職永除歲抄閱百興放送又傳曰百祥雖處分其在嚴大訓之道其不忍聞之四字即証未雪眩大訓之亂章不可一刻留在自政院即為付丙而日記只書下卷此章騰傳中外者繩以重律七月二日傳曰待命諸臣時合辭三司皆待命近者復舊習雖不若百祥之不忍聞四字放恣提說其意昏然于今一聞此四字心膽若墜遙瞻懿陵而隕涕此後此等四字非徒章奏語之及之者謂常當語聞當施誣犯不道之律若是下教者亦古人懸法之意也其若犯之者何論官名謂臺諫官雖大臣法從當以律繩之使中外昭然知之又傳曰諺云雖鼓樂之聲恒聞則苦况不忍聞者乎頃

者柳鳳輝處分時已為絃韋其時有下教者為今臣者焉敢
復售黨心而乘元良之沉嘿幸其君局外之教謂代理而跳
梁元良眼無其君雖不提說百祥四字之意含包其中謂合
予已痛心况頃日下教豈臣子所忍聞其宜不避風雨免冠
席藁於王府門外臣分當然而依幙金吾之外借名待命之
義掃盡臣分將至禽獸之域今番合辭首唱臺臣施以門黜
之律吳瓚現告安允行聞局外之教飾請還寢而於其黨類曰其
機而傳諭乃作此事謂合尹學東述編中兢義二字勉君靜
攝而攘臂助黨二心事君並門黜李存中其書句語即百祥
之先鋒合辭之引路也先有黃押後有吳瓚皆赦存中放恣諫黨

小無臣分存中黨中氣勢可知雖不投畀豺虎豈可同配黨
人李存中旌義縣島配倍道押送謂不可與護黨人黃押吳
瓚并門黜噫甚者予已處分同心趨附勉從之輩予何諭哉
謂此外於是世子下令曰待命諸臣一併罷職永不叙用大司
憲鄭亨復掌令柳譽權杭及副提學尹汲應教金文行修撰
李顯重李奎采司諫洪樂性皆罷職是日上又傳諭顯命以
瑩中吳瓚為百祥孤矢百祥挾雜誣捏安敢逃也即為還入
也領相金在魯上劄曰殿下以高出百王之至行遭千古所
無之變故凶逆恚伏刑誅其請張捏造之狀半露於自服之
招謂戊中賊八方民庶莫不稱快更無毫分可卜者百祥以休戚

之臣懷敢死之誠豈有反誣殿下之理此句乃題外蓋其意以為國賊未盡討君讐未盡復有此太激之說耳 殿下只宜明教而斥未妄而已不足有介於聖心況今景福俱集寶策方長設有謬妄之言惟當順理而應何必過煩思慮以妨靜攝乎 上令入侍諭之在魯入侍而出下餘

均廳定規

初領相金在魯既復相均役議不合將以去就爭之累上章辭免五月晦問左相趙顯命入侍言均役事且曰首揆使錄事來言以示肯從之意誠好消息矣 上聞之喜甚曰若以錄事為息壤則豈不幸乎是後在魯乃言曰吾送錄事以謂

不能保守已見本謂辭職之不能固守耳左相誤聞而白上也且曰吾於均役雖相持不從若沮戲之謗則不欲當之然在魯至是實變前見閏月初與左相及洪啓禧入侍言曰當相議可否且以啓禧所建請結錢之法為可行也至是結米之議始定每一結收米二斗以補良後乃洪兵判所為也在魯乃附而從之遂上劄以為結米之法規模得正稍可幸也又曰兩堂外洪啓禧等諸主人申晚以非我所當或懷旁觀越視之計請申飭使之聚會講究 上許之於是洪啓禧趙榮國申晚洪鳳漢金尚魯及左相趙顯命等曰定上節目曰凡田一結受二斗代收錢五交各項復戶及免稅田亦收五交各道行用田結以五年為準

十六萬結又免稅田陳起姑未明白故六萬結合六十二萬
結每結二斗式八萬二千六百六十六石十斗內米一萬六
千石米條與米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石十斗即百萬斗以
每四斗一兩式折錢為二十五萬兩內二十一萬一千七百
七十三兩則三軍門兵曹給代餘二萬九千六百二十三兩
則嶺南水軍糧米四斗代錢一兩式充給餘錢為八千六百
四兩矣宣惠廳稅作木一百同代錢一萬兩七道隱結木二
百二十六同四十九疋每疋二兩為錢二萬二千六百九十
八兩矣選武除番合二萬八千三百二十八人每人二兩則
為五萬六千六百五十六兩而一兩五錢則為四萬二千四

百九十二兩矣漁鹽船稅錢今方厘正故以三分二計數為
八萬兩合十五萬五千一百九十兩內三萬四千五十兩則
各司給代五萬二千二百五十三兩則五道水軍每名糧米
四斗代錢一兩式充給四千五百五十四兩則釜山炭射夫
等給代八百兩則安興騎兵給代一萬兩則嶺南漁鹽稅中
統營下二萬兩各道兵水營緊急需用叅酌區劃次餘錢三
萬三千七十三兩以上項錢合計則為四萬一千六百七十
七兩矣上項錢即上結錢所餘八千六百四兩曾前以漁鹽
船稅應行者今於移屬之後亦不得不從畧酬應其數亦夥
然結米餘錢則盡數用下於各軍糧錢以漁鹽餘錢為雜用

之需次

吳瓚被竄事

七日五日

是日領相入侍時傳曰榜墨未乾而揚之黨習右袒存中為百祥之嚆矢負君父勉勅之教背其兄為國之心他日亂邦之本不可不屏裔三水府投畀倍日押付以示為元良除一黨人之意

是冬瓚在謫死

張澗事

澗初拜持平當合辭後上書論事恐畏而不能多言其書首尾不過數十言批以高啟如是澗乃避嫌亦不過十餘言不成模樣大司諫問百祥處置以書辭避語俱甚寂寥義理至

重寧容塞責落之

六月

十九日正言任遠詣臺李應協削板

事李宗城島置事三司傳啓諸人遠竄事並傳達而退明日澗以持平入次對復發宗城及傳啓人請罪之達辭又請任遠削板世子不從有寒心之教澗避嫌而出但府達有朴文秀改正世孫傳之言澗乃傳之物議非之是日上教曰頃者下教若何諸臣以此昏命處分既嚴今日臣子安敢背君死黨不可不嚴處張澗絕島定配勿棟赦典

李瑄事

李瑄為大司諫上書論柳萬樞請改正

張澗發達辭後小輩欲傳之吏議尹得載

與吏判李天輔同政引萬樞為掌令李瑄乃論之

世子荅以過矣瑄乃復上書曰近

來臺選猥雜政注之間一同一異各樹其黨或東或西私開其選吹噓附附之類粒點含嘿之人假手換面意欲潛濟惟知指使之為利附麗之為榮為官擇人宜先耳目墾之此書蓋兼指吏判李天輔循私除官之罪是日天輔得載不出上命促開政乃出至政廳得載引嫌而出天輔獨行政明日又却引入万樞亦上書自陳斥墾以新進銳意榮途荐遭狼狽乃以附麗二字容易加之多見其不知量也此蓋譏墾附於時宰一隊也墾乃上書斥萬樞又曰臣之前書既論政注之乖謬臺端之畏雜則又以濫通見斥之人檢擬納言於被劾之地不小難慎何也

朴昌濶者為敵納嘗為沈鏞所劾至是天輔又除敵納蕭行公請謹之

臺書才上政望之差填依舊銓堂之視臺言若無而汲汲如
此莫非臣寒劣忝官自取侮蔑之致也天輔乃上書曰朴昌
濶則政官之檢擬非止一再臣之循例擬望又何罪乎臣所
愧慙者迫於嚴命赴不當赴之政耳例批

趙明鼎事

上自八月以來有疾却藥不御且有不孝不悌之教元景夏
新解謫以叅贊持自省編入對自讀其中語及景廟之事一
段贊揚聖德仍力請還叔不孝不悌之教上不許其明日又
上疏請之不許又上疏力争之是時上曰甲辰大喪時
不設侍藥廳云：今乃以為李光佐之罪至發合啓為不可

也明鼎以承旨對曰此時殿下在東宮問寢視膳亦不得為之况侍藥廳乎 上曰今人既以不設廳為罪今乃又欲以為不問寢乎若然則是有累 景廟至仁之德是誣先王也 兵判洪啓禧曰非然也不為與不能有異此則當時宦妾輩所阻耳於聖躬有何干涉乎 上後臨筵每以為此等事大臣當論罪明鼎而却不肯也領相金在魯乃請曰明鼎宜削職或罷黜之 上特配明鼎於三水其明日 上又下教以為明鼎昏於黨而如此其實則出於無心改配端川十月九日 上下教於領相以問百祥君誣未雪之說及趙明鼎事深加激惱領相及諸宰皆詣賓廳啓以為辛丑年宦豎宮人

交結為謀至於殿下將辭位之舉何關於聖德而彼兩人謂趙或由於層激或由於稚昧有此使書及筵奏之事云 上怒連下手書其中多不可傳聞之語大臣累次封還 上又傳教曰以今啓觀之問百祥等事視若尋常今日黨色之重於其君可知百祥書中四字自謂義理不嚴之故也其復稱義理 注事 心中此四字帶得而然也雖不出四字其心自在將至君不君臣不臣當施誣犯之律當按四裔明日領相諸宰入賓廳復啓以百祥之書陳未覺其實則無可卞而只忸黨習徒立激論固極謬矣趙明鼎之筵奏不知前後之不相干而矇然提達自速重何者亦極妄矣而此不過

為渠革之罪而已我景廟曰心之友我聖上孝悌之篤百祥
明鼎一時謬妄之言何足仰累於聖治之萬哉政院啓辭又
以閔趙為謬悖之說趙雲達上連日下手書于賓廳某
書以為予當傳禪諸臣封納輒下不許於是百官庭請其言
不聽明日又請不許又連下書還納明日又請其言槩以為
黨習可惡莫非臣等之罪云云上連下手書凡四次連為
封納未後上又手書題其皮八字云速為舉行開我生路
又為封納是時連三日庭請政院及玉堂金尚書成天諫院
大諫嚴瑀及李光混凡四上劄啓請止過舉服藥且請入對
朴昌潤任希教等不許日暮乃下教曰庭請不止則予并與水刺而不進於是

大臣乃止庭請上乃許藥房入診都提金若魯提調洪象
達亦連日啓始許進藥而大臣以下不召見領相金在魯判
李天輔兵判洪啓禧以下諸宰上乃下教曰今所謂義理
尹得和徐命九洪鳳漢之屬者欲遂黨心何曰義理此四字自歸犯君其心雖無他嚴大
訓嚴君綱之道豈可不一問而所思在焉謂當鞫末減其君
意雖若此耳目之官若有忠心泣陳元良宜請一問無一人
慷慨求對元良鷹鷂逐鳥雀之義安在哉故宰臣李在德以
章奏問大臣之言做錯加一殺字曾經文臣之臣問於帳殿
今四字所關若何而終不一番請問強於其君一何薄乎其
在嚴君臣飭黨習不可泯默今番堂書儒臣詰問臺臣并門

點大諫嚴瑀及光混朴昌潤任希交校理成天柱鄭弘淳金尚耆至歲末持放是時金相在魯言於尹參議鳳五曰君誣未雪四字前後疏章無之至百祥乃有此言李台重曰此言不然前後疏章有此句者吾可歷數安得曰無乎在魯又謂鳳五曰前人皆云辨君誣而未嘗言君誣未雪此其語意大有大同此百祥之妄也人皆謂其巧作辭釋而不成說云

李裕身事十一月十二日

五道儒朴春新上書曰沃川縣九龍村即先正臣文正公宋某嶽降地局內又有一岡舊稱佳兆而岡頭有一大槐樹村翁野老遊憇其下以村隱亭為號左右人家櫛比而郭氏最多故承旨垠孫自防以趙憲幕下立慳俵變烏頭卓屹先正宋乃其外孫先正文甲祿僑居殆三十餘年故先正生斯長

斯嘗與士友講學亭下自是郭氏諸人不敢以世傳之物自私其亭至於量案亦以亭陳懸錄蓋欲與士林作為公物也其後士林猶恐勢家之橫占議與郭氏呈官成出立案以為官私共禁之圖亦恐舊蹟泯滅欲立遺墟碑及構亭碑傍士林同力運石伐木經紀方張而李裕身與郭孽守弘者締結潛買碑傍田土搬送臧獲始役之日忽為作拏至於起訟抵書守弘作牌其奴詬辱先正子孫槐亭之陳守弘之田自是各項而勒欲渾一之舊伯臣洪啓禧明查欲治則守弘逃匿裕身之家旋有擊鼓之變此裕身教誘誣罔天聽也裕身所執言在村東李墓而李即先正之妹而其家後麓也而當時

士林猶欲禁葬則彼裕身何為者而欲同之乎守弘擊鼓未
查決而忽於八月五日裕身溝其親冢星火疾行直到岡上
四面排立臣等急呈官則當夜蒼黃旋葬已了今其當禁
當掘即勒葬也誘葬也偷葬也伏乞分付該府掘去冒葬之
墳堪治裕身傍賢茂法之罪疏入兩月小朝令本道查稟

賢嬪喪事

至月十四日賢嬪趙氏卒是日百官以淡服會哭宮中罷職
人及儒生以素衣會哭闕外一日而止至四日成服會哭亦
如之其服制 上及中宮服大功用國制 九日公除從喪
之計 東宮及大妃嬪宮服小功亦公除賢嬪宮屬皆三年諸趙

氏各為私服諸翁主亦為之服士夫家婚禮公除後許行之
也 上教 百姓進見 大朝用吉服三月而葬

李弘稷事

十二月十日掌令金種者詣臺傳李宗城及三司傳達人及
任遠事前達即張澍 獻納李弘稷上書曰種以惡病毀形象
所掩鼻之人謂唐 突入清禁擅停已發之論又工曹叅判趙
榮國以宗城姻婭血黨昂然自處以黨首輪蹄盈門經營排
布宗城身雖在外其言議肆行於世向者要致鄭廣運於渠
家利喻威脅欲令傳達及其姦露掩匿其跡獨使愚駭之尹
得載至被罪罷臣謂種削板榮國譴削以懲黨人之習又言

賢嶺墓所都監堂上李春躋從前居官輒詔鄙瑣之謂及叨
見任雇軍董役之際多有行賂不義之事舉世唾罵亟宜改
通都監雇軍一千五百名每名出空帖報受錢一兩而給之
下吏羨奸或有受錢不給帖者民皆環其舍而辱之也
世子命為先通差還給其疏李春躋事依施明日金種上書
以為弘稷受人卯育挺身效功此是近來平微者一種風習
至於傳論一事前後多矣一轉而為丁未傳論再轉而為庚
申傳論三轉而為戊辰傳論如鄭錫五宋真明吳光運柳儼
乃是最初傳論之三司而未嘗以此見罪於時議謂傳恭德
莽啓辭
趙榮國又上書以為弘稷搆誣捏空欲驅人於湛滅之科使
臣處於臺地則府達之傳不必多讓於人而至於金種則臣

之不見其面殆過十年雖欲指揮其可得乎 上特弘稷之
職以榮國為吏叅正言趙宗溍上書論榮國之罪趙榮國上
書曰宗溍替他操刀含血喚人抑勒蹴辱臣實羞與之下而
鄭廣運事過一過訪之人謂之要致吁亦巧矣然臺臣磨礪
以待先聲之所及人皆為懼畢竟買勇不過撮拾李弘稷之
陳言論一已退之臣身果如其言以臣之故沮縮不敢發則
不但臺閣之羞臣之罪於是乎難贖也宗溍拜正言將上書
攻金在魯李天輔洪
啓禧等入言大播至是乃上
書皆沒之但言榮國故云

李德海事

德海拜文學上書訟其兄福海事曰福海素惡李泰為人絕

而不通其所見捉鞠廳文書中聞慶錢饋之說乃尹得和有私嫌而造言以陷之其文書但有貞洞翰洞字而已無聞慶字其時禁府堂卽金始 洪象漢沈鏞洪櫟為臣言皆如此又言火粟錢三千餘兩皆用於公用無貪污之事乞更緘問御史及禁府堂卽世子報罷之尹得和上疏曰聞慶二字德海以為元無而引諸堂卽為證然德海之往問於堂卽既如此則德海疏云已往問其時堂卽則皆云無聞慶字也其後福海就拿納招之時宜引此為發明之計而其招不敢謂之無此字但曰聞慶下無一倅字為言又不謂以堂卽藉口自卞而今德海乃欲并與聞慶字而沒之自不覺其相反於其兄之招而其時諸問卽

之自首但曰漠然不知為言則德海之援以為言亦虛妄矣臣既見其錢記又以據實自首結怨於福海其曰有嫌於臣家云者尤不成說臣與福海有結婚之事自臣家移書退彼此書札俱在不可誣也然福海之怨臣固也臣於彼有何嫌而欲陷之哉此亦德海書中語而又謂不成婚得和有怨云且錢記現發相劄未出之前顯命德海來見臣問其事臣以聞慶但馬價貞洞翰洞等說答之德海曰聞慶下有倅字或有送字耶臣曰此則無之德海曰吾兄嘗往洪川閱百昌任所李泰在衙中故貸給十兩錢今錢記中聞慶字或以是耶其後百昌之言亦如此然則聞慶二字渠亦不敢謂之無矣今忽變辭如此謂臣躬

出且福海自以為壬戌後與泰相絕則洪川時逢泰給錢何也李衝萬為刑議時推捉聞慶邸人微給李泰者又何錢也百昌之任洪川在丁卯衝萬之為刑議在戊辰則壬戌相絕者固如是乎交結李泰昭不可掩繡衣真贓浪籍而乃敢結連形勢顯謂欺天至此吁可怕也且大臣之劄臣亦莫曉顯命上劄曰當初臣劄所論福海錢饋事蓋聞金尚魯之言而尚魯則聞於微官尹得和臣為世道論此而不料得和之自做也及見得和自首之供然後始知其臣之昨年初書中言於尚魯者為虛妄而福海橫羅可矜也無與人酬酢以大臣劄辭中一句語者此則得和上書非實也大臣不究語脉以為臣全諱與重臣即尚魯酬酢之語至達於筵中故臣之再書明卞其與重臣酬酢者不過臣自首之辭與大臣

劄語不同之意則相劄所謂馭錢分饋等說非臣攸知蓋文書現出帳殿之日尚魯問臣曰有錢件記有聞慶翰洞貞洞錢數矣其時所言如斯而已則果與臣自卞之辭有何差爽耶尚魯之於大臣者臣未知如何而臣與尚魯所言則只是如此耳德海上書對卞壬申正月上下教福海事當初所罪非緣本事即以御史所啓也今聞德海以此至於再上章德海罷職

李運海事壬申正月

司諫朴致文上書曰運海即充軍罪人時蕃至親也戊申之亂時蕃為嶺南兵使初不出兵又不及時狀聞自監營催促

進兵而猶復推諉不進顯有觀望之跡及鞫問之時逆情盡
露末減島配本 書以依律處斷爭執則今乃以其至親通
擬臺望物情為恠其弟重海之出身見枳於假官則公議之
嚴可見不可置之運海亟令改正許之尹汲為都承旨時塞重海至是李天輔為
吏判與參議尹光毅為都政通運海持平望也李天輔對書曰運海於罪人時蕃為
再從親顧今負犯之重於時蕃親屬近於時蕃者未聞以是
而盡枳其人且運海之合於臺逆久有公議故臣乃通之諫
臣之言何其太過也致文對書曰戊申逆族之罪重於時蕃
屬近於運海而翱翔於臺閣之列果不無其人謂林象老象元等於象極
為四寸從兄弟則銓長之掌激揚之柄者正宜嚴加隄防俾自懲畏

而今乃以此視若當然之政而乃反為運海分疎此言若出
於他人則容或然矣銓長之言恐不當如是矣天輔以嚴隄
防上書自誓故云參判尹光毅亦上書謂運海文筆才識可
用豈可以時蕃總親而廢之致文對下曰運海文筆才識臣
所未聞况彼不過逆類之親族耳總功果無所拘則為逆賊
暮功之親者安知不彈冠而以此藉口乎

災異事 壬申正月

自去冬有虎入城及熊亦踰城入市里噬人發軍砲殺之不
盡又有無賴賊仰書延恩門板自稱曰朴壽大年十八又折
其門鐵索以示勇又有書鍾閣者其言甚恠又上元夜月暈

前所未有其明日白虹貫日凡兩次有冠珥戟履又明日白
虹貫月具有冠戟訛言大興民間騷動又曰均役衆皆怨政
院臺諫大臣皆上疏陳戒而只草：膚說無所裨後月餘洪
峰禧以兵
判譏補朴壽大自言戲書此法遂決棍
而釋之要以鎮騷屑不竊治人多笑之 校理尹光績上書曰
頃年以來農牛之死於疫為幾千萬農民之死於疫為幾百
萬即闕北之妖鼠北道有土鼠
刮食人目 湖南之飛蟲有虫食穀適野
名曰滅穀虫
已極驚心而京城之間帝豹縱橫是時帝入南山內外又入
景福宮苑蓮池洞近處恣
畜犬食犬 又是非常之恠而朝廷之間私意橫流科第則僥倖之
門方開官方則瀆亂之弊轉甚譯昏為權門之貴客臺閣為
宰相之私人千恠百怪不可名狀

